

放热性核幔脱耦 - 贾尼别科夫旋转 (ECDO) 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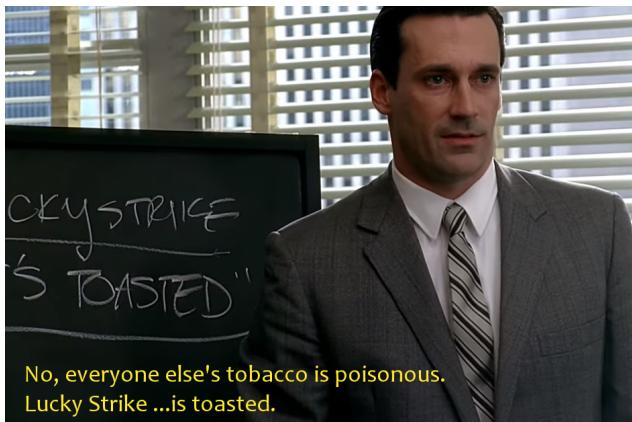
发表于2024年5月12日，作者：伦理怀疑论者

以下内容介绍了三个新颖假设之一，这些假设是作者通过数十年专注的专业和独立研究发展而来的。这些原创假设构成了伦理怀疑论者ECDO理论的基础，该理论在本文中作了概述。

我们主张，放热性核幔脱耦的靛蓝点早已过去，而我们错误地将这种透气现象所带来的热量解释为单纯由人类活动引起。我们现在面临迫切需要探测地球旋转中随之而来的点贾尼别科夫旋转的逼近。在这样的事件中，地球的外旋转体 (ORB)，包括地幔和地壳，在H层与核心脱耦。这种脱耦是本文中讨论的调控贾尼别科夫旋转假说的核心。

几十年来，我被教导将这种旋转及其导致的浸没视为不可能的事情，并且我相信了它。然而，我们缺乏区分贾尼别科夫旋转与地磁极偏移或翻转的能力。那么，我们怎么能如此确定呢？我对这个长期持有的教条的信心已经动摇到了根本。

几十年前，作为一个仍然缺乏经验的初级顾问，我的任务是提高一家位于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男装零售商的盈利能力。这家品牌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像《广告狂人》系列中的角色在午餐时间购物或在重要董事会议前更换弄脏或不合格衬衫时可能光顾的那种店。



这家零售商由于数十年僵化的官僚作风和来自第五大道上更敏捷的新竞争者的竞争而面临品牌侵蚀。蓝色和白色的男式商务衬衫，特别是在打折时，作为这个零售类别的主打产品或引流品。这些衬衫吸引顾客从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进入商店，但零售商在这一细分市场中失去了优势。作为标志性产品的这些衬衫的销售正在下降，显示出顾客将钱花在别处的更广泛的挑战。

穿着我最好的Hugo Boss西装，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假装无所事事地观察男装部门。我注意到，顾客在有限的购物时间内寻找袖长、领围和纽扣细节的最佳组合时感到沮丧。通常，他们只有5到8分钟的时间来完成购物。如果他们无法快速找到所需的商品，他们就会空手而归——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再回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设计了一个每晚的恢复流程，专门用于男士正装衬衫部门。每晚10:30，一位补货员会使用我特别设计的手推车（这种手推车至今仍在零售供应目录中有售）将所有衬衫从销售区移走并带到地下仓库——这一恢复问题也导致了衬衫被隐藏在顾客视线之外的部分问题。在那里，补货员会按尺码、款式和颜色将每个10件衬衫的货箱整理到位，按顺序排列，整齐有序。没有破袋，没有乱折的衬衫，也没有缺失或错位的标签。第二天早上大约8点，这些衬衫会被带回销售区，准备迎接新的一天的销售。每个货架都被完美地填满。

稀缺性可以推动价格上涨，但丰盈则能引发兴趣。这个系统确保了每位顾客都能在几秒钟内找到所需的衬衫，购买后在8分钟内离开。此变化带来了几个关键好处：高薪销售人员得以解放出来，专注于为顾客提供帮助，而不是重新整理库存；顾客知道他们可以快速找到所需的商品，进而有更多时间考虑其他购买需求；商店由于改进的陈列和减少隐藏库存的情况，减少了超量销售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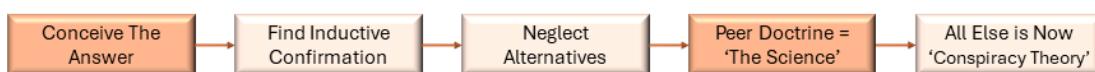
一年后，这家零售商的副总裁打电话来感谢我，尽管他最初认为这个想法“疯狂”。这个项目不仅使销售额增长了三倍，还使在关键时间段内的店内客流量增加了两倍，并使部门的盈利能力增长了五倍。他凭借这一举措赢得了公司年度奖项。这段经历让我深刻理解了品牌管理中识别价值与成本的关键区别，或如何在杂乱无章的树木间看到整片森林。

树栖者与战术固执

毫无疑问，本文将被伪科学家们歪曲为“阴谋论”。这只会突显科学，尤其是考古学和埃及学领域当前的悲惨现状。今天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称之为“线性（渐进）归纳法”的做法。^[1] 我们首先提出一个答案，并将其错误地标记为假设。从那里，我们收集一系列可能看似支持或通过p值验证我们预设想法的观察结果，同时强制那些有用的傻瓜在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社会性地抹黑所有竞争理论或群体。与此同时，还虚伪地抱怨这些社交机制中存在任何异议。点击这里可看到这种病态的旧世界联盟精英思维的例子。

这构成了一种严重的确认偏差，军事术语称之为“战术固执”。这种过程尤其容易受到外部影响（权力代理，而不仅仅是偏见）的操纵，导致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纳尔逊式无知陷阱”。

Linear Incremental Induction (Science as a set of answers – Tactical Fixation)



然而，存在一种不太常见但更强大的发现方法，它将科学视为一个进化过程，而不是一系列不可改变的真理、归纳的渐进验证和根深蒂固的联盟。我称这种方法为演绎的关键路径科学，类似于侦探工作或军事上下文中的“解决问题”。它从否定由薄弱的归纳证据支持的各种概念和构造开始，最终形成一个有生命、不断发展、甚至有时具有威胁性的理论，而不是僵化的教条。这种科学不需要成群的“科学爱好者”来维持信徒的信念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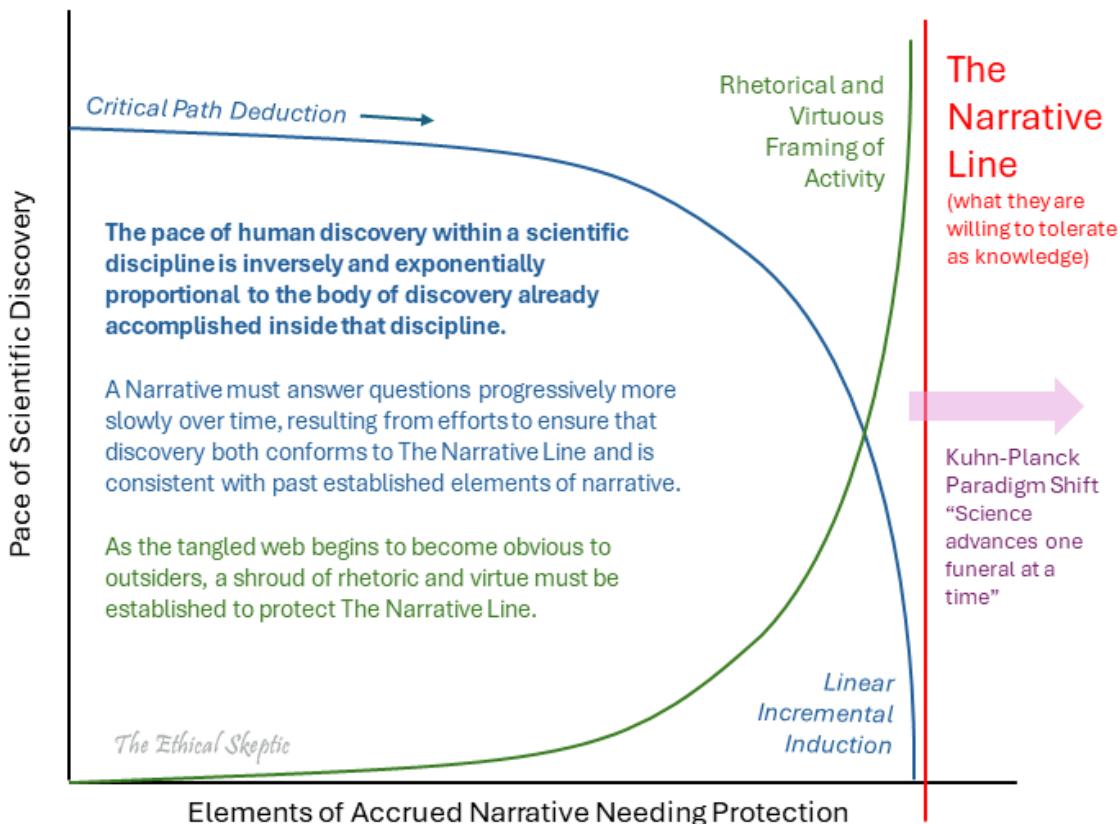
Critical Path Deduction (Science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 Working the Problem)



此外，同行评审未能涵盖“解决问题”的本质；相反，它往往通过对策略和琐事的批评来排斥被认为不熟悉或令人厌恶的想法。研究人员对此现实有着敏锐的认识，因此常常将他们的结论限制在高度受限的“可能是”推论中，用与研究结论不符的方式为其工作命名，或以晦涩的语言表达他们的发现，甚至用过多的启发性装饰来美化他们的工作——最终使同行评审成为利益冲突的典范。许多研究人员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一漏洞。^{[2] [3]}

这一切的结果是，叙述性科学优先于实际的科学方法，这符合我称之为“科学回报递减原则”的哲学理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常常依赖库恩-普朗克范式转变来推动科学进步。

The 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Scientific Returns
or ‘Narrative Redshift’ - Speed of Discovery \propto^{-1} Accrued Narrative



的确，这种活动转变为“解决方案”的过程，而不是解决核心问题，偏离了科学的基本原则。这种缺陷通常只能被外部人士察觉。

正统观念与创新背道而驰；他们只是知道如何从中获利或通过它来统治。

真正解决一个问题需要从一开始就具备深刻的情境意识，以及创新和演绎的思维。用复杂而精确的数学或启发式方法来开始解决问题，表明对逻辑演算的运行方式有根本性的误解。因此，同行评审往往起到加强既定的俱乐部教义的作用，最多只能对已被认为正确的内容进行渐进的改进。新颖的想法往往在仅仅是系统应用的意见手中遭遇夭折。

例如，进化科学是通过关键路径演绎法发展起来的，而新冠疫情和气候科学则通过线性归纳法的巨大坚持而被推广。后者的科学最近以灾难性的方式让我们失望了。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常常被召唤到研究和实验室环境中的领导角色，正是因为这一区别：在科学资金的竞争中，普遍的主题固执与解决问题、实现具体目标的客观驱动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

考古学家不愿开展任何可能稍微暗示《圣经》洪水或古代外星人假设的研究，导致了科学完整性的妥协。实际上，宗教的定义不是通过它接受什么是真理，而是通过它禁令什么是不值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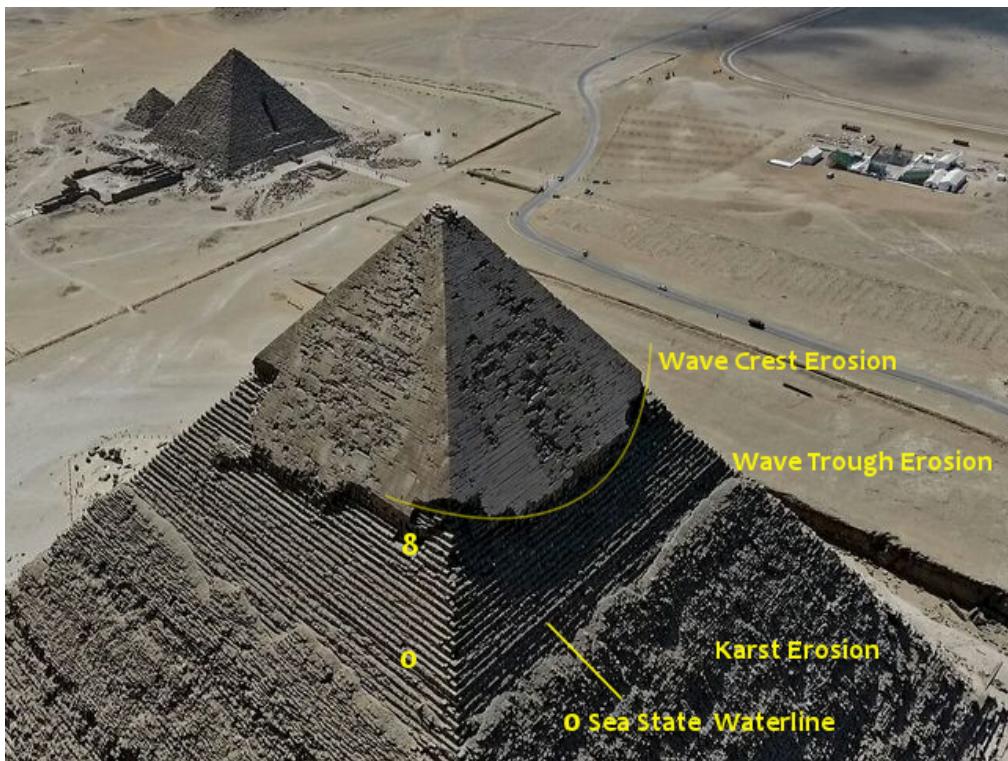
在我上面描述的早期零售商场景中，我的角色是解决问题，而不是逐步改进策略。我的目的不是产生更多的归纳证据来证明现行理论是正确的。现行理论已经惨败，而参与者对此没有察觉。我的任务是评估更广泛的图景——整个森林——而不是通过专注于一棵树来深化我的专业知识并获得更多资金。

解决问题时，首先要寻求证伪

当你排除了不可能的事物后，剩下的无论多么不合情理，必定是真相。

~福尔摩斯，《四签名》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在这篇文章中，读者将被介绍一个从上述关键路径演绎过程中得出的假设。演绎过程不会受到线性归纳“连点成线”方法可能遭遇的空想症影响，因为演绎通过减少可行的解释集来进行，而不是推广一个预先选择的解释。因此，这一假设代表了经过排除所有其他可能性后才考虑的最后一个想法（见图1）。这是每个其他想法都失败后，才不得不客观评估的替代方案。



图像 1 – 水线侵蚀的“死尸”证伪事件 –

地球的海洋曾在过去发生过大规模位移，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0 – 50年），足以使碳酸侵蚀溶解胡夫和卡夫拉金字塔的图拉石灰岩外壳。如果一个假设无法明确解释卡夫拉侵蚀水线特征，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科学假设。

我要明确表示，我并不喜欢这个替代方案。其核心涉及一种在哲学中被称为“通过不确定时间进行不可证伪的预测”（见下文的Tau点）。我不喜欢这种观点——我更倾向于具有上下文和控制条件的可测试预测，作为真正假设的要素之一。事实上，我曾经坚决反对这一想法长达数十年。像许多同事一样，我对《诺亚方舟》洪水理论感到厌倦，对此问题也产生了一定的玩世不恭（而不是怀疑论）。

然而，我错了一一最终我不得不否定了我和其他人能提出的每一个先前的流行观点或替代方案之后，才开始构建其探索性结构（而不是一个“最终答案”）。[4] 此后，这一假设作为一个探索性结构存在——因为它不可能在一开始就100%正确。它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修正的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一直被顽固地排除在科学的集体意识之外。

大多数考古学家缺乏广泛的航海经验，也不熟悉材料科学研究。作为一个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深厚经验的人，图像 1

所展示的内容对我来说显而易见。此外，如果一个现存的假设未能解决图像 1 中所展示的演绎证据，那它就不是一个科学假设，而是一个政治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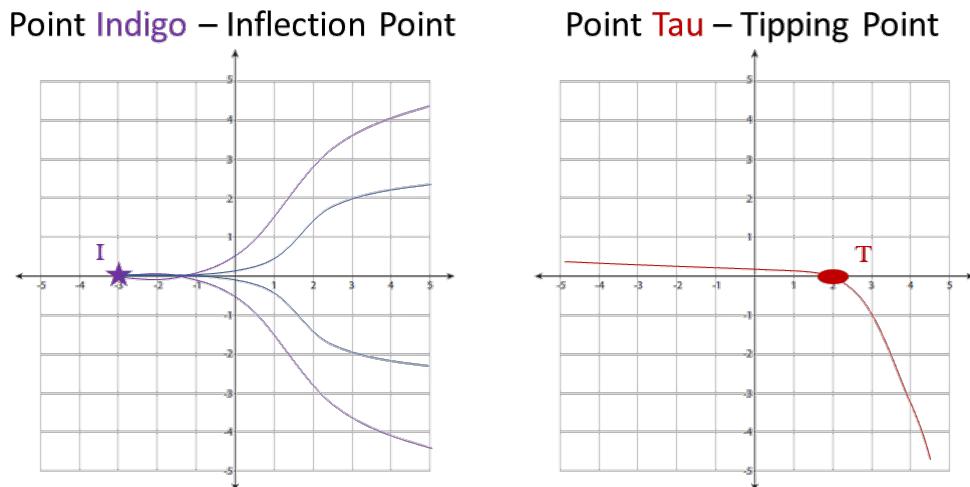
此外，该假设包含了一些经过详细审查后得到证实的预测要素，本文后续部分以及我们之前的文章将对此进行展示。[5] 最初，我认为这一理论极不可能，类似于推测谋杀的可能性。然而，在检查了卡夫拉金字塔的外部之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在那里观察到的证据，像发现死尸一样具有说服力，促使我现在追寻这条看似最不可能的道路。尽管它最初似乎不太可能，但这一假设是我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最强大的“探索性结构”，尤其是在对胡夫金字塔内四条“通风井”的“功能”描述上。当然，这个结构会在未来不断修正——但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一次范式转变，使科学得以前进，不再困于权威诉求和先前的合理性之中。奥卡姆剃刀已被超越，多元性现在是必要的。

无论有人如何高声喊叫“专家已经得出结论……”，如果我在派对结束后立即在客厅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多少专家说派对很顺利都没有意义；尸体证明了一切相反的事实。卡夫拉的侵蚀痕迹就是一个“死尸”。卡夫拉的海洋淹没推翻了传统，并引入了一条必要的演绎关键路径结构，而所有人都在无视它。

有关此背后的更多演绎证据和假设细节，请参阅我们的文章《显而易见的隐藏》。

靛蓝点与Tau点之间的热量

靛蓝点和Tau点是我在分析战略、行动、问题或欺骗时经常使用的拐点和临界点。靛蓝点是一个关键节点，在此时，计划悄然启动，可能不可逆转地走向预定的Tau打击点。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功能上，靛蓝点与雷·布拉德伯里的蝴蝶效应概念一致，在这个节点上，早期的细微变化会引发后来的重大结果。相比之下，Tau点类似于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所提出的临界点——一个结果显现的时刻，且此时已为时已晚，无法通过直接干预来改变事态的发展。



在靛蓝点和Tau点之间，潜在的过程往往被隐藏起来，其要素被认为是正常的、无关紧要的，或错误地归因于其他因素。在Tau点，一切都变得一团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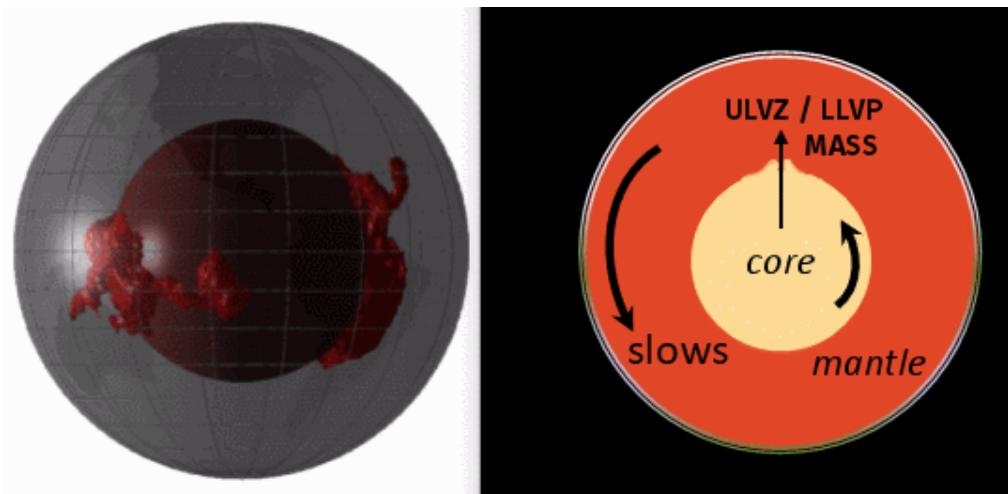
为了便于理解，我选择将本文所描述的假设呈现为其靛蓝点的隐秘启动——在这个阶段，行动悄然开始，甚至可能被误解或误判——以及其不可避免的Tau打击点，即整个事件的高潮。

古代文明通过文物、象征性艺术、石圈和高海拔纪念碑，努力按照他们的理解，传达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

靛蓝点放热性核幔脱耦 – Tau点贾尼别科夫LLVP振荡 (ECDO)

靛蓝点（构造和关键路径） - 放热性核幔脱耦与热传递拐点

这一事件序列，即我们所称的靛蓝点集，始于地核磁矩的减弱以及与此相关的核幔磁耦合，当前这影响着我们地理北极（Np）的位置（我们称之为“优先级”）。接下来，放热性热量从核心传递到地球粘弹性地幔中的大低速剪切省（LLVP）网络，其中最显著的是“南非尖端”。这种活动导致了持续且有时剧烈的海洋变暖，正如我们在2023年所观察到的那样，还导致了北半球冻土的加热——结果是强制性甲烷释放，导致甲烷ppm远远超过气候模型的预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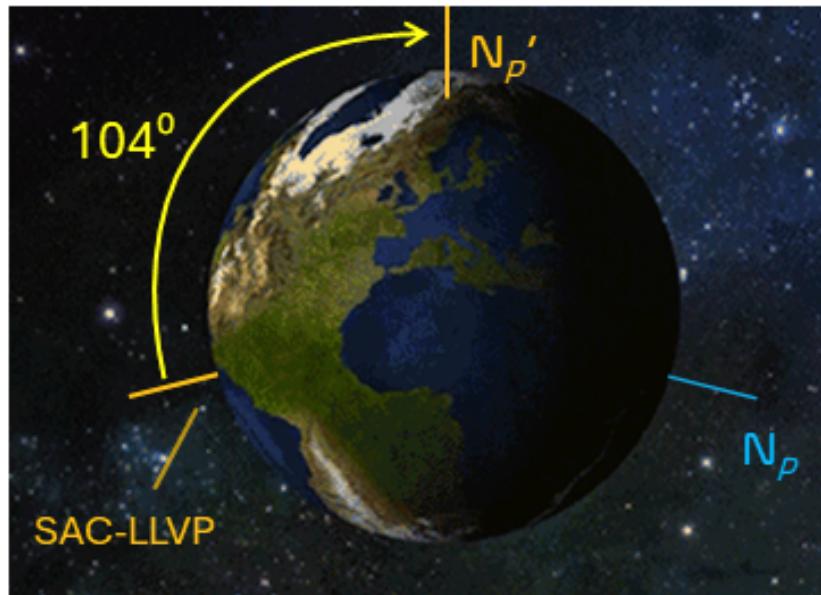
展品 A – 核心传导的热量进入地幔，避开位于非洲南部大陆（SAC-LLVP）和太平洋下方的红色大低速剪切省（见展品 E 和 E2）。[6]
结果是，这些巨大的结构相比周围由核心供热的地幔变得相对不那么密集。

- A. 核幔磁耦合（地球的地磁矩）和北极（Np）优先级的减弱。
- B. 放热动能（热量）进入地球地幔（见展品 E2），排除了位于轴线的大低速剪切省（LLVP – 见展品 E），这些区域的密度相比周围的核心供热地幔相对较低。
- C. 导致海洋表面温度（SST）的急剧上升和北半球冻土的升温，伴随着强制性的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

这一靛蓝点事件链的大部分在我们的文章《我们忽视的气候变化替代方案（置我们于危险之中）》中有详细说明。这也在这张图表中进行了总结。

Tau点（预测） - 真正的极移事件 - 通过陀螺仪调节的贾尼别科夫脱耦翻转（沿着31°东经104°翻转）

在我们对ECDO理论的进一步扩展中，一个关键的翻转点或Tau点出现在一个显著的地质事件中。这个关键事件涉及六方密堆铁（HCP-Fe）相变引起的热量大量传递到整个地幔，除了南非尖端和太平洋大低速剪切省（LLVP）地幔结构群（如上方展品 A 左侧所示）。这一密集金属质量在关键地球动力学节点的注入，被假设为催化出越来越强的陀螺力矩，与地球核心的地磁渗透率下降相一致。理论上，地理北极（Np）将重新对齐到一个新的位置，即右侧展品 B 中的Np'，预计会沿着31°东经发生，这条经线与古代神秘的胡夫金字塔共享。这个大约104度的重新对齐代表了地球自转轴的剧烈重定向，或称为真正的极移事件（TPW），[7] 支持了ECDO理论在Tau点上的变革性含义。



展品 B – 基于ECDO理论和地幔内既定LLVP低密度轴的贾尼别科夫自转概念。

D. 一旦超过一个特定的磁矩减弱阈值，核幔磁耦合将让位于一种通过陀螺仪调节的贾尼别科夫自转，从 N_p 转移到 $N_{p'}$ （沿31°东经104°，与胡夫金字塔位于同一经线上）。

核心的H层加速其放热脱落，这种材料脱落效应作为核心和地幔之间的“无限润滑剂”，允许两者独立旋转（如展品J和J2所示）。

我们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靛蓝点，并且错误地将这种传导的热量解读为仅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现在我们需要检测Tau点陀螺仪调节的贾尼别科夫自转的临近。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检测这种事件的开始？

贾尼别科夫动力学与自转

贾尼别科夫效应，也被称为网球拍定理，指的是在空间中旋转物体时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当一个物体具有三个不同的惯性矩（旋转轴）时，其旋转行为会呈现出反直觉的方式。这个效应由俄罗斯宇航员弗拉基米尔·贾尼别科夫在地球轨道上发现，他在观察一个旋转的螺帽时，意外地看到它翻转过来，从而使这个效应广为人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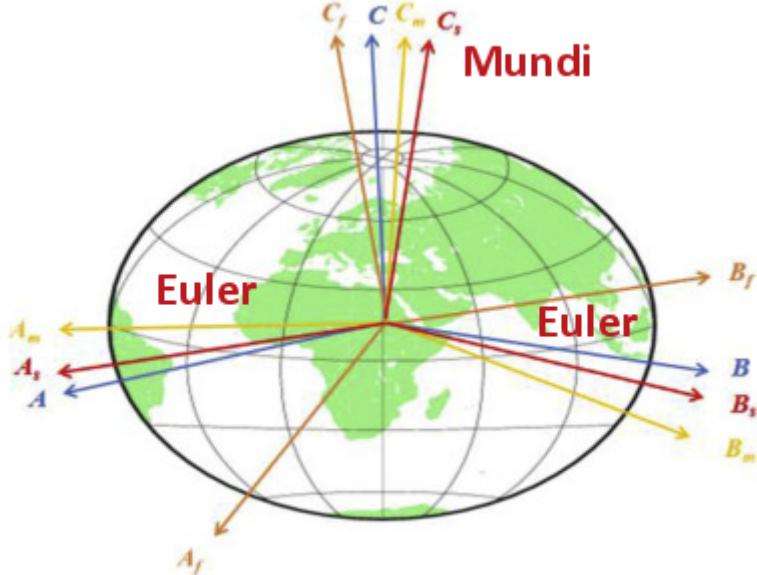


展品 C – 纯贾尼别科夫效应在空间中对称物体旋转时的表现。围绕中间轴的旋转强制轴向动力学发生翻转。[8]

这一效应的出现是因为中间轴定理指出，物体绕其中间轴（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惯性轴）的旋转是不稳定的。[9] 当像网球拍或螺帽这样物体绕中间轴旋转时，最终会发生翻转，转而围绕其他轴旋转，导致姿态突然且意外的改变。[10]

这种惊人的行为凸显了旋转动力学中的独特稳定性特征，特别是在空间的微重力条件下。

虽然我们的理论参考了贾尼别科夫效应，但必须理解的是，地球作为一个真实的三惯性主轴（PIM轴）体的应用（见右侧展品 C2）在部分方面与空间中观察到的经典三轴定义（展品 C）不同。[11] 我们的模型并不严格遵循传统的贾尼别科夫效应定义，即物体仅由于围绕中间轴的不稳定性而翻转180度（如上方展品 C 所示）。相反，我们探讨了类似原理如何在不同条件下影响地球的旋转动力学，特别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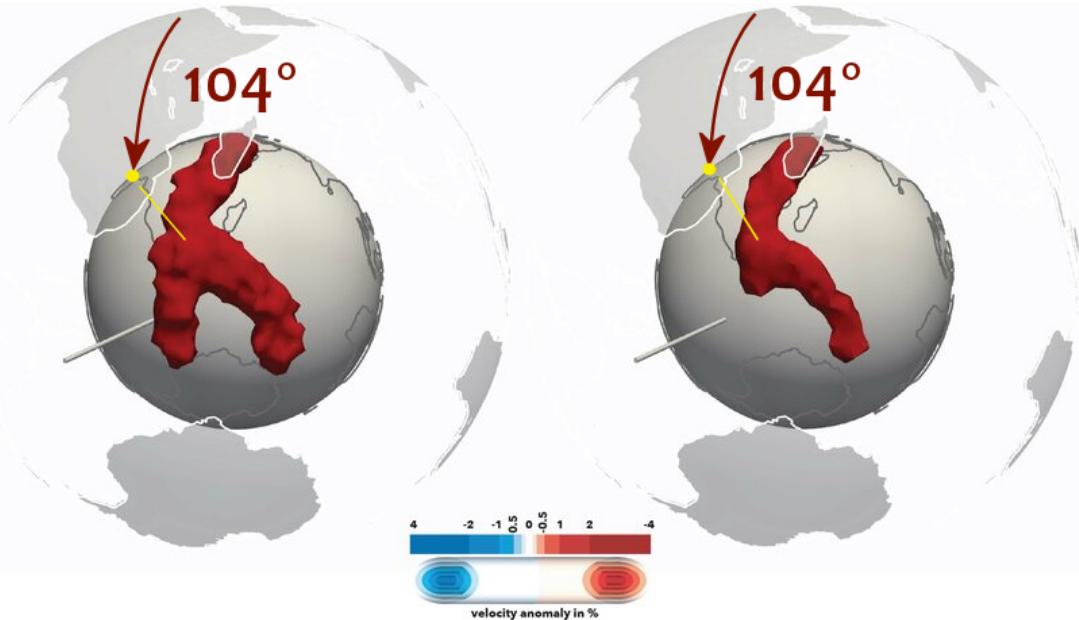
展品 C2 – Mundi 和欧拉密轴 – 与我们估算的LLVP轴（从引用的Wenying等《地球动力学2020》研究中提取）形成鲜明对比。

1. 地核与地幔之间的地磁耦合随着地核的地磁矩（帮助保持当前极地旋转轴优先级）减弱而减少，
2. 由地幔升温和密度较低的大低速剪切省（LLVP）引发的不稳定，尤其是位于非洲南部尖端的低质量中心LLVP。这种核材料的注入可能会极化地球的旋转动量，导致地球围绕其最大轴（剩余的高密度地幔）发生显著的旋转变化，和
3. 贾尼别科夫效应的陀螺式调节翻转104度（相对于当前极轴，见展品 H 和 J），而不是在更简单的物理模型中通常展示的0到180度翻转（展品 C）。

我们理论方法的这一调整，强调了旋转动力学原理在地球内部地质和磁性复杂性中的独特应用和适应性。因此，该理论引入了“动力学”、“调节”和“旋转”这些术语来描述这些复杂的相互作用，而不是贾尼别科夫对三轴体旋转观察中的直接“效应”。

大低速剪切省（LLVP） – 地球的隐藏陀螺

大低速剪切省（LLVP）是位于地球粘弹性地幔深处的重要地球物理特征，特别是在与地核接壤的边界，向上延伸到地球的软流层，距离地表大约2900公里。这些区域通过其地震特性进行区分；具体而言，地震波在穿过这些结构时速度较周围材料要慢。这种异常现象表明LLVP比地球地幔的绝大部分更热且密度更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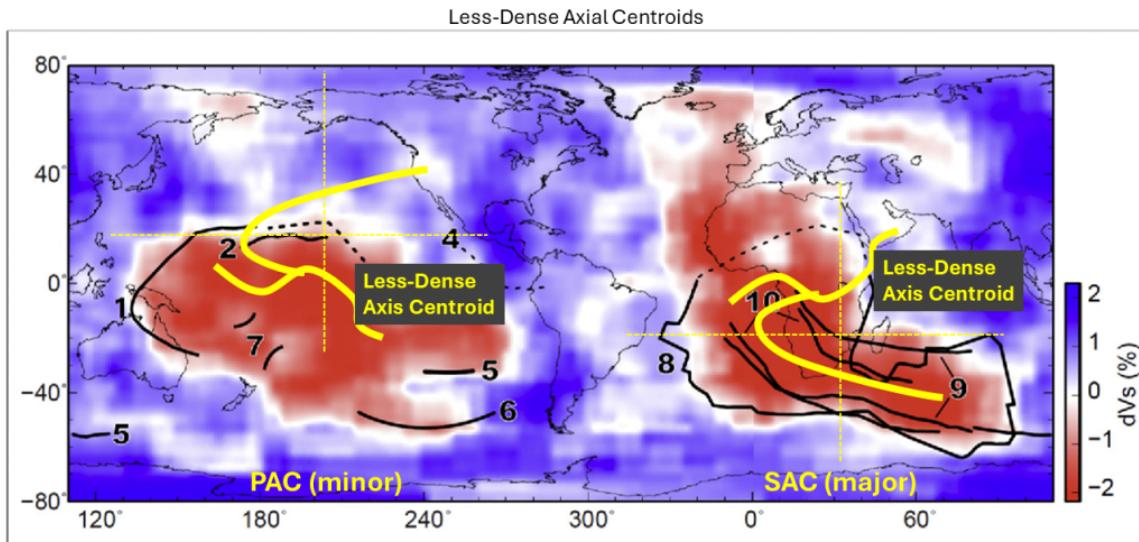


展品 D – 南非尖端 – 大低速剪切省（SAC-LLVP）断层成像结构（红色）和质心（黄色）位于非洲大陆南端。SAC-LLVP的较轻轴心与31度东经精确对齐，而该经线也穿过吉萨高原，偏离当前北极104度。[12]

地球内部有两个主要的LLVP结构，我们在此称之为“南非尖端（SAC）”和“太平洋（PAC）”。这两个结构都非常庞大，约为月球的两倍大小，在地球自转的质量矩方面构成了显著差异。[13] [14]

请注意，地幔是各向异性的，而我们有关地幔密度特别是大低速剪切省（LLVP）的断层成像和科学研究，大多是在过去十年内发展起来的。

这两个LLVP结构位于非洲和太平洋下方 – 在地幔中沿着某种类似于陀螺的轴线表现为低密度极点。它们规模庞大，各自覆盖了下地幔的相当大部分。这些构造被认为比周围的地幔基质密度更低。相比之下，正交（90度经度偏移 – 30°E – 120°E – 150°W – 60°W）下文中标识的欧拉轴更为密集，且相互之间的相对密度差异极小 ($\triangle PIM (A, B, C) = .35\%$)。[16] 我们认为热量和低密度区按90度间隔交替出现，如展品 E 和 E2 所示，这绝非巧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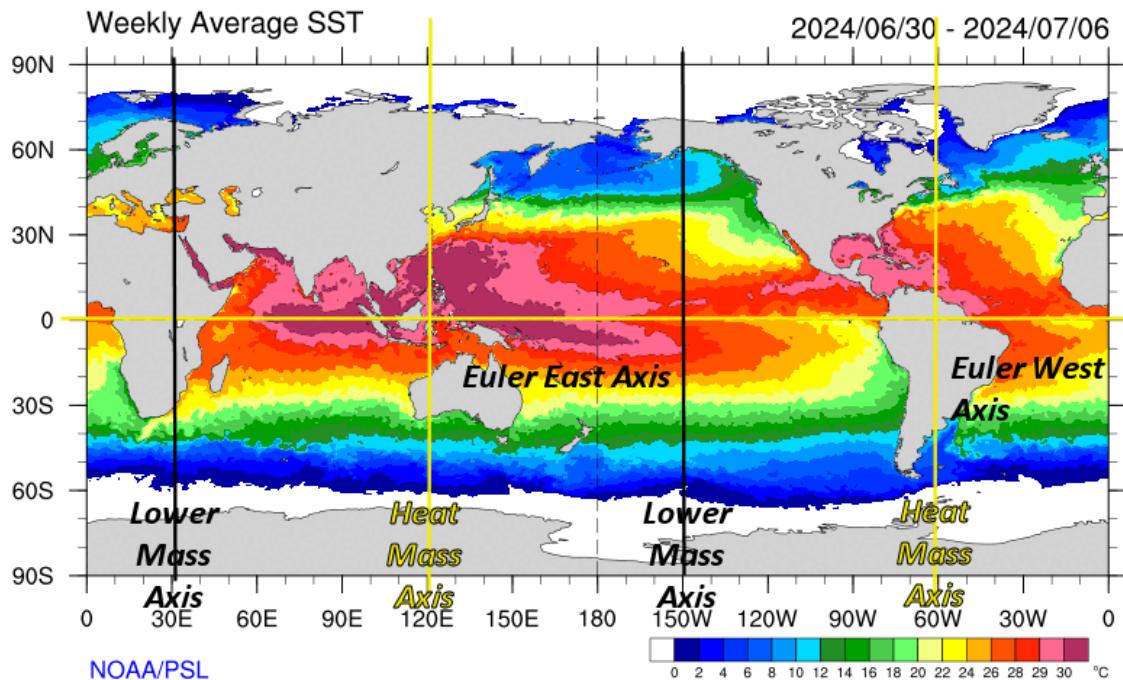


展品 E – LLVP 结构较低密度轴心 –

对齐于 $30^{\circ}\text{E}/150^{\circ}\text{W}$ 子午线，与当前北极偏离 104° ，位于非洲大陆南端。[15]
图表来源于参考的Mcnamara等人的研究，但黄色和文字标注是我们添加的。

因此，真实极移（ 30°E 和 150°W 子午线）大圆与ENSO地热加热在正交欧拉轴（ 120°E 和 60°W 子午线）大圆之间存在明显的垂直关系。

此外，这些欧拉轴地理点位于持续海洋加热的东西两个质心（ENSO或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我们推测，这种热量来源于地核六方最密堆积铁（HCP-Fe）相变的潜在能量，从地核引入地幔。[18]



展品 E2 – 对比正交欧拉轴加热质心 – 对齐于 $120^{\circ}\text{E}/60^{\circ}\text{W}$ 经度。海洋加热中心位于这些东西欧拉轴上，我们还通过本文后续的其他分析方法识别了这些质心。[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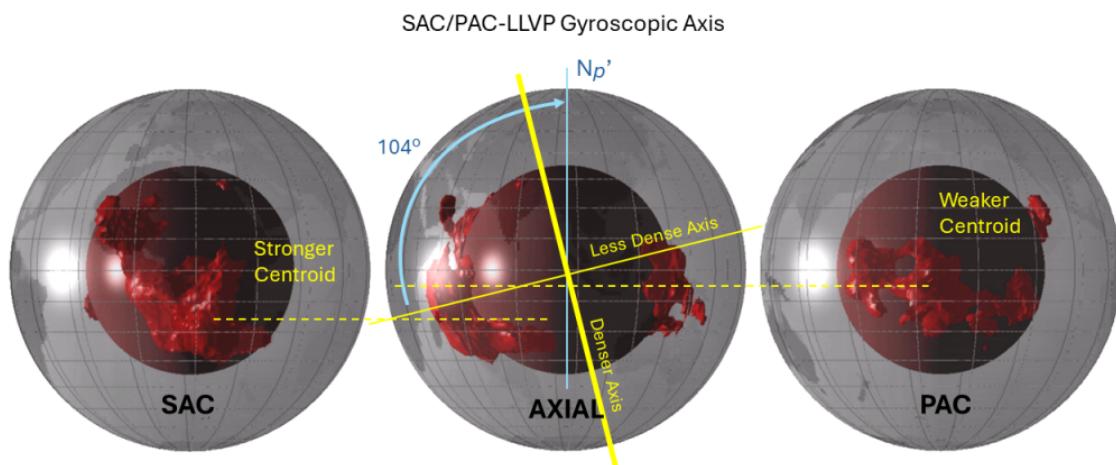
这种质量增加了地球三惯性主轴（3-PIM）旋转体最大惯性矩的总体质量，有助于引发真实极移事件。相比之下，LLVP结构（展品E）作为最小轴，而地幔的其余部分则形成一个高温的3-

PIM最大轴组（展品E2）。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能够陀螺式地与磁耦合轴竞争，并且可以缓解与该地磁轴纯粹180度贾尼别科夫旋转的偏离。

正如展品E中所示，非洲大低速剪切省（LLVP）的中心部分位于非洲板块的南端，热点似乎集中在LLVP的边界。在中地幔中，地震断层成像模型揭示了非洲克拉通下方广泛的慢地震波速度异常，[19] 通常解释为来自外核的热柱上涌。[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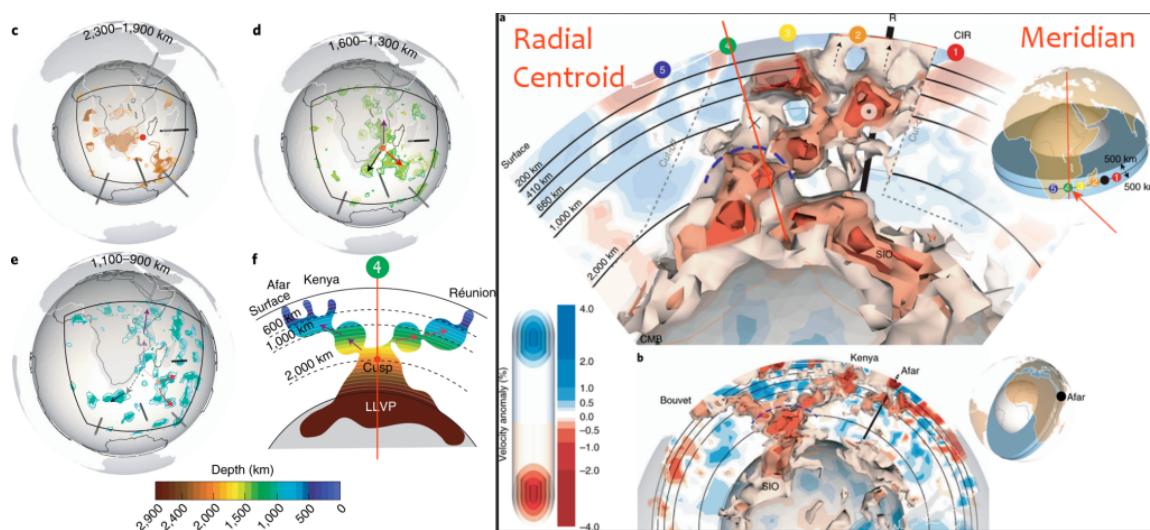
请注意，非洲LLVP与东非裂谷以及穿过吉萨高原的31度东经相吻合。这一点非常重要。[21]

展品F展示了由两个LLVP形成的最小/最大陀螺轴的概念图。该图取自参考的Cottaar等人的研究，我们的注释以黄色和蓝色文字/线条显示。



展品 F – 地球隐藏陀螺的惯性矩图 – 展示了非洲和太平洋下方的LLVP结构的三个视角，以及基于非洲LLVP南非尖端质心的陀螺惯性轴的概念图（粗黄色线）。[22]

然而，为了追求精确性，让我们检查一个更客观且较新的（2021年断层成像）关于南非尖端-大低速剪切省（SAC-LLVP）地理位置的测量。在下面提取的展品G中，来自参考的Tsekhnis trenko等人2021年的研究，可以观察到尖端的径向质心与31°E子午线的交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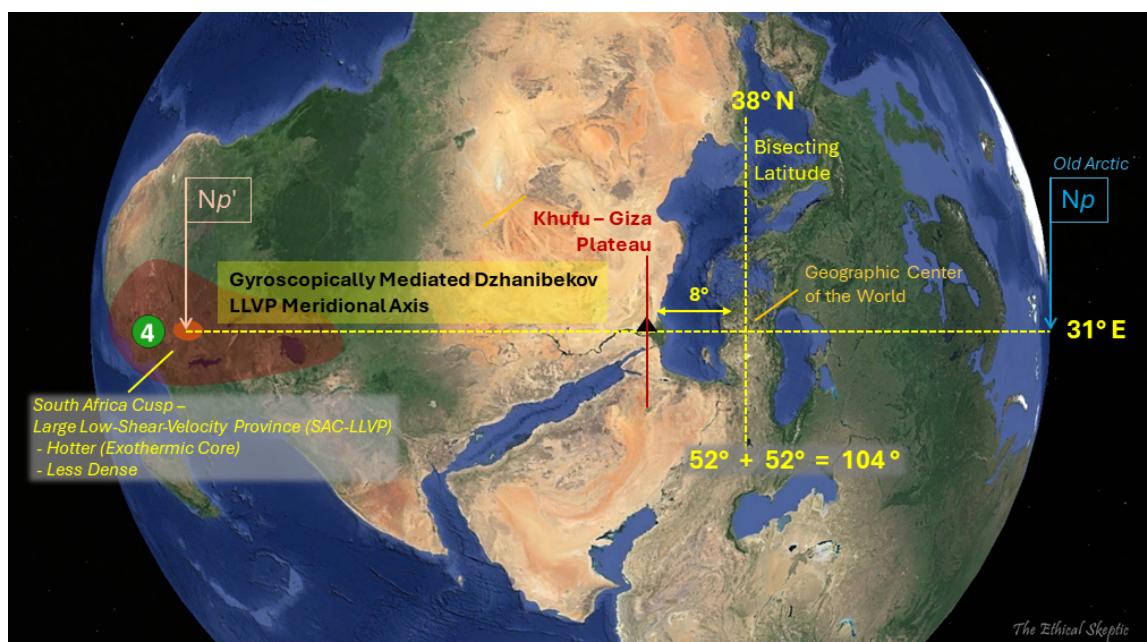


展品 G – 南非尖端径向质心 – 2021年断层成像显示了南非尖端-大低速剪切省（SAC-LLVP）的地理位置。请注意红线和标注‘径向质心’和‘子午线’是我们添加的高亮部分。[23]

读者应注意，虽然上方展品G中显示的图表中第4点（绿色球）的经度可被认为是31度东经，与吉萨的经线相同，但在一个较大的纬度范围内，可以为LLVP的较低密度中心指派一个位置。其南北位置可能位于南纬8度到18度之间。我们选择 104° ($103.5^{\circ} \pm 1^{\circ}$ 或南纬 13.5°) 以便在此情境下保持一致性。此外，这个角度对应于90度的贾尼别科夫效应旋转加上非常合理且常见的14度总体（非经度依赖的）磁极变化（核心磁极与旋转极之间的角度 – 使用与天文导航相同的定义惯例）。因此，应该注意，这绝不构成一种循证论证的请求。

此外，对于‘没有记录的历史’这一贾尼别科夫偏移的争论，请考虑以下：如果地球的地磁核心在贾尼别科夫旋转过程中保持当前的定向，而地幔和地壳发生旋转（见下文展品I），那么在古地磁学领域中，这样的事件将被解释为地磁极偏移。这是由于我们当前的测量方法。在长时间内，我们将无法区分贾尼别科夫旋转与传统的地磁极移（见注释[24]）。此外，在类似卡夫拉式的短暂逆转中，比如持续10到50年的极寒、黑暗和潮湿，我们可能根本无法在冰芯中检测到此类贾尼别科夫旋转。

因此，我们推测南非尖端的质心在地幔与核心解耦过程中充当了最小的陀螺-贾尼别科夫轴点，有可能使地球的陀螺质量沿着新的地球旋转轴旋转（ Np' ），南非尖端的较低密度质心现在直接指向天球北极（北极星、小熊座等）。因此，地幔较高质量的陀螺平面将垂直于LLVP轴，如上方展品G所示。旧的地球旋转地理轴线（当前‘北极’）也被标注（ N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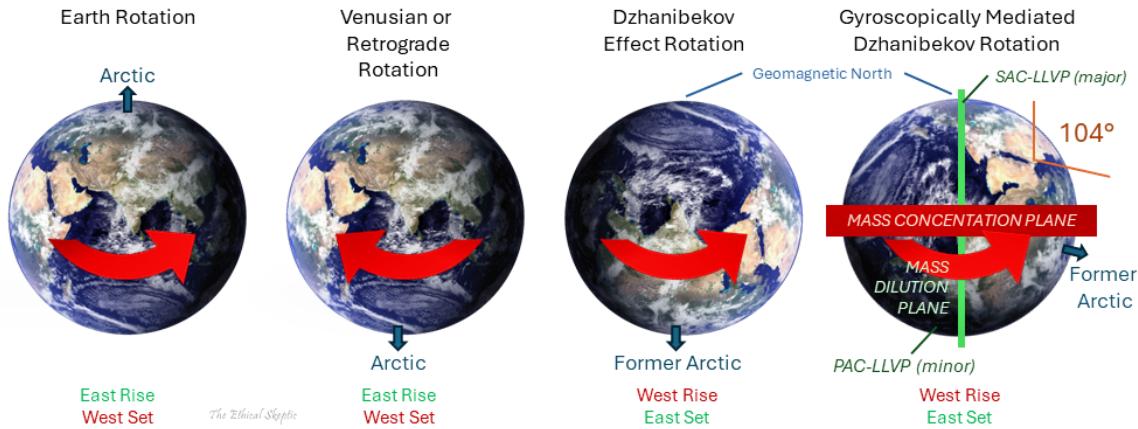


展品H – 贾尼别科夫 SAC-LLVP 经度（子午线）尖端中心与吉萨高原子子午线和北极的关系。总共104度，以土耳其中部为中点——这里恰好也是世界地理中心。[25]
这绝非偶然。这为一种认证提供了基础，将在下面的展品L中进一步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31°东经、38°北纬，展品H上方的分割纬度位置，与展品L右侧的王后墓室相吻合——古代人认为这是世界的地理中心（直到1973年被计算机更新）。[26]
这解释了为什么展品L中的两组星象轴分别对应于土耳其中部和吉萨。这并非巧合。

同样，非洲裂谷位于31度子午线上也绝非巧合——这是SAC-LLVP上涌的地点，它形成了我们在下文中提出的状态2中陀螺旋转的轻质量轴。[27]

展品H中展示的原理将在下文中以旋转体物理的形式进行探讨。本文提出的这种特殊旋转形式，我们称之为“陀螺介导的贾尼别科夫旋转”（展品I右侧的最后一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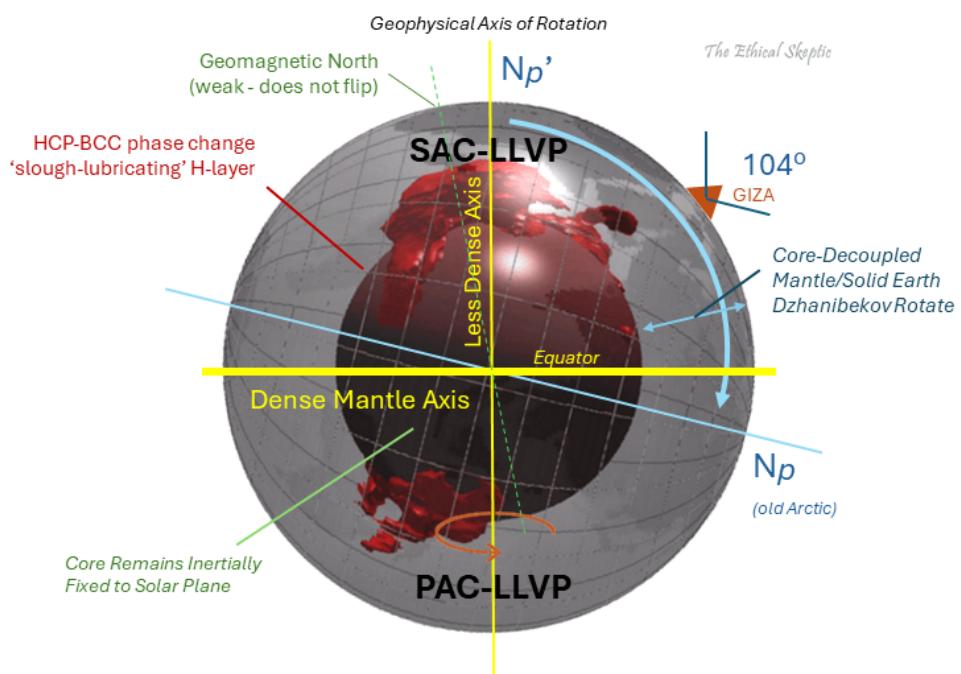
展品 I – 陀螺介导的贾尼别科夫旋转 – 不是逆行旋转。 我们假设的是一种经过修正的纯贾尼别科夫效应旋转（展品C），并没有完全完成——由LLVP较低密度轴与周围较高密度地幔之间的质量差异产生的陀螺效应所调节。较高密度的部分充当一种陀螺轮，迫使地球的旋转通过陀螺稳定性优先原则来保持动量，而不是核心-地幔耦合或纯贾尼别科夫旋转。请注意，前两种旋转概念遵循“北极”定义的“右手法则”。后两种场景则表明在每种情况下的“前北极”。

从展品I最右两张图中得出的关键推论：古地磁学并没有方法来区分贾尼别科夫旋转与地磁极漂移或翻转。因此，诉诸无知在这里毫无价值。

现在，让我们将展品I最右端的修正场景，与我们在之前展品F中审查的Cottaar、Lekic等人的研究图形结合。

Gyroscopically Mediated Dzhanibekov Rotation

Appears as a geomagnetic pole excursion in cyclostratigraphic data



展品 J – 解决方案 – 惯性互换104°真极漂移 (IITPW) – 地核、地幔、SAC-LLVP和PAC-LLVP的内部结构关系，展示了与陀螺介导的贾尼别科夫旋转的关系。“介导”指的是通过地球质量分布的轻质量惯性矩——由LLVP结构的净重心组成，这成为地球新的低密度角动量守恒（陀螺）旋转轴。

读者应注意，在这种情况下，地磁北极并未移动；相反，是地幔、软流圈和岩石圈（地壳）发生了旋转。H层的剥落作用类似于地幔与地核之间的润滑机制，促进了这个过程，就像在融化的黄油球上涂上胶带一样——它根本无法粘住。

地核保持其相同的稳定旋转——尽管磁矩较弱，总质量略有减少。H层为地幔和地核旋转质量之间的分离提供了条件。我们将地幔和地壳的组合质量（中间层、软流圈和岩石圈）简称为外旋转体（ORB）。

我们在此提出的这种类型的旋转历史，以及关于这种地球旋转动力学替代方法的先例科学的研究，详见Kirschvink等人于1997年的研究。以下引用了该研究的相关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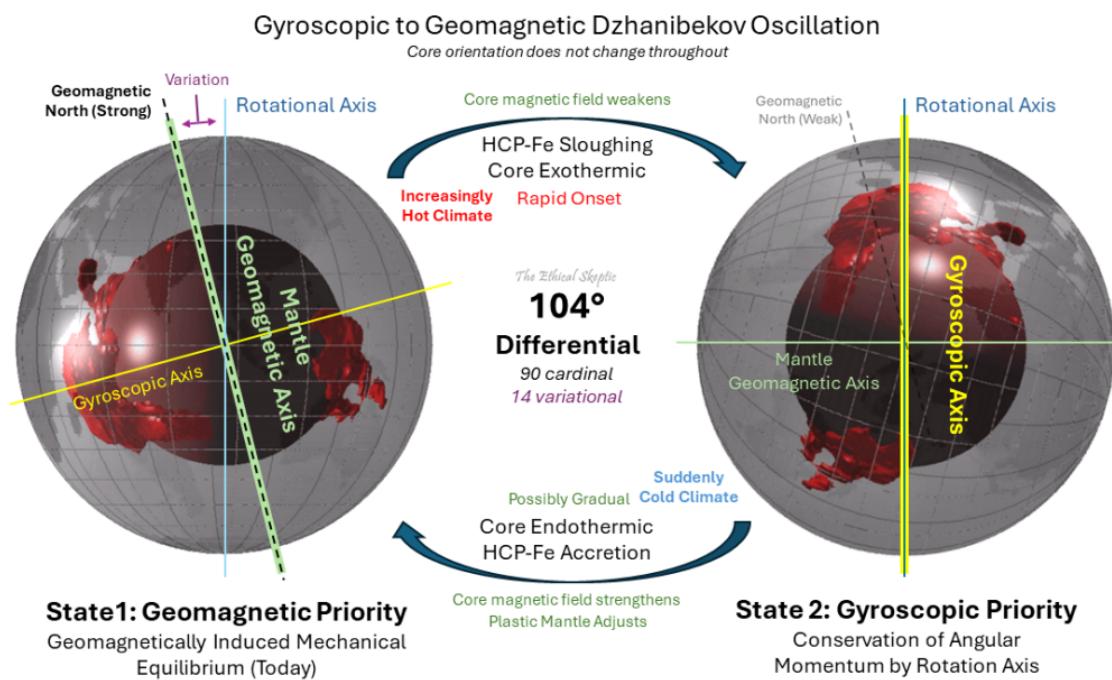
寒武纪早期至中期的惯性互换真极漂移事件，期间地球的岩石圈和地幔围绕不稳定的惯性矩分布旋转了大约90度。

……至少有两块构造板块，涉及超过地球大陆岩石圈三分之二的面积，参与了相对于自转轴约90°的快速旋转。新的年代数据及古地磁数据表明，陆块以难以与我们现有对地幔动力学的理解相协调的快速速度移动。该机制的一种变体，惯性互换真极漂移（IITPW），如果中间和最大惯性矩的大小交叉，可能在地质时间的短期内引发高达90°的真极漂移爆发。

这将导致前极点的地理位置迅速远离自转轴，并围绕位于赤道上的最小惯性矩旋转整个固体地球。然而，如果这些速度是由真极漂移引起的，那么此类地球动力学考虑将被取消，因为**整个地幔将与岩石圈一起旋转**。

~ 《早寒武纪大陆大规模重组的惯性互换真极漂移证据》，Kirschvink等人 (1997)[28]

现在，在展品J中确定了解决方案后，请原谅我，亲爱的读者，因为我必须请您再忍受一张复杂的图表。该图表描述了贾尼别科夫旋转振荡（重复循环）的全部物理原理。下面的展品J2展示了一对地球旋转状态，并进一步概述了每种状态中涉及的物理原理：地磁优先和陀螺优先。



展品 J2 – 核心的放热性剥离周期和随后的吸热性积累创造了一种基于地球核心地磁矩强度变化的重复振荡（见展品 J2 中的绿色标注）。这个过程通过贾尼别科夫效应和地幔的陀螺角动量来运作。我们推测，从状态 2（陀螺优先）回到状态 1（地磁优先）的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粘弹性地幔的构造高度重新调整和逐步稳定的过程，但在核心重新获得其 HCP-Fe

晶格完整性时会出现相对突然的降温事件。

状态 1：地磁引发的机械平衡（核心-地幔耦合）

描述：在此状态下，陀螺的旋转轴与施加的磁场对齐，并且加权轮不会围绕旋转轴旋转。由于磁力作用，系统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

状态 2：通过旋转轴保持角动量守恒（核心-地幔脱耦）

描述：当外部磁体移除时，陀螺轮返回其旋转平面（在两个状态中都未发生变化）。在此状态下，陀螺通过其旋转轴保持角动量守恒，磁体脱耦，允许旋转运动恢复。

这种合理的（或可辩称为可能的）振荡，加上超过20个文化中的神话传统，提出了一个关键路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事件没有出现在古地磁或冰芯样本数据中？

关于真极漂移和胡夫对准的脚注：关于从状态 2

恢复后不太可能导致胡夫金字塔如此精确地对准真北的争论。[29] 虽然这个问题确实重要，但它仅仅是归纳性的，诉诸无知，可能涉及偶然性、风险容忍度的脆弱性，依赖于选择性偏差或文化上的炫耀，并没有上升到证伪的层次。然而，我们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监控这一观察集（多处纪念碑）。

地质上的诉诸无知？可能并非如此……

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我发现大多数古地磁偶极矩研究不幸地被年订阅费墙阻挡。然而，我发现这些研究的典型时间分辨率充其量在两千到四千年之间。[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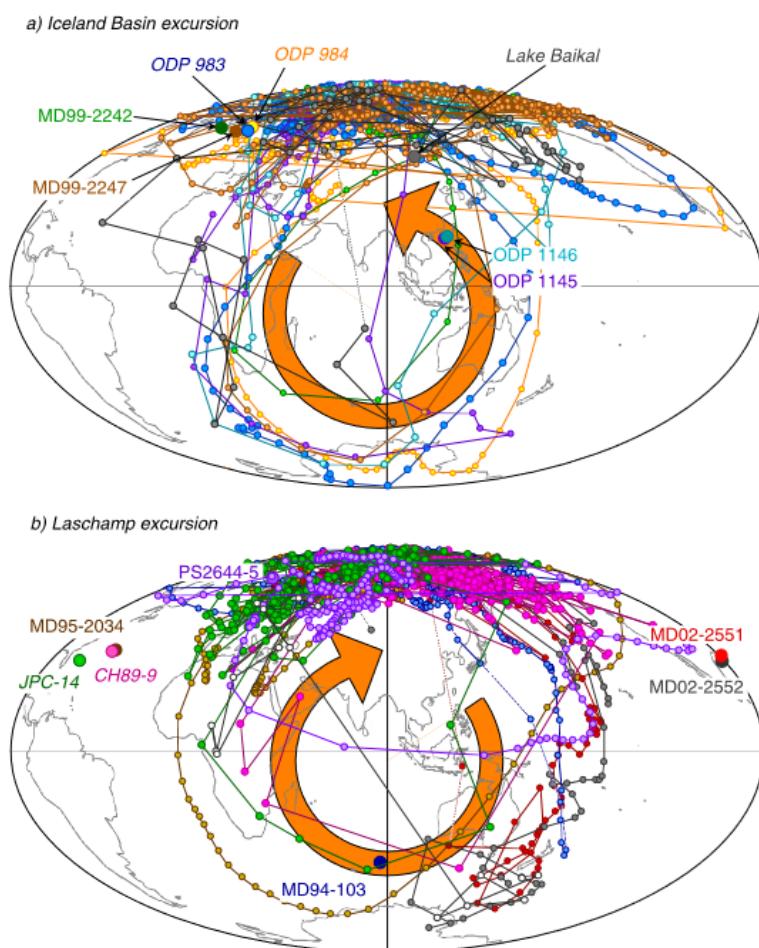


Figure 8. All of the VGP paths shown in Figure 7 are superimposed for (a) the Iceland Basin excursion and (b) the Laschamp excursion. Record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are also shown. The large orange arrows illustrate the sense of looping, which is common to all records from each excursion. The loops are counterclockwise for the Iceland Basin excursion and clockwise for the Laschamp excursion.

图 8 – Laj 和 Lund 关于地磁偏移历史的研究。

然而，关键在于：除了 41,000 年前的 Leschamps 偏移事件外，我们缺乏有关地球偶极矩历史的强有力差异数据（与静态测量不同）。不过，现有的大规模数据至少表明，大规模灭绝和偶极现象之间存在联系。

从我们对磁场强度随时间变化的了解来看，在过去的十万年里，灭绝事件似乎与地磁场强度降低存在联系。

~佛罗里达大学地质学家 James Channell, NPR[31]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两个地磁偏移事件，即 41,000 年前的 Laschamp 事件（图 8 下方）和最多可追溯到 187,000 年前的冰岛盆地偏移（图 8 上方），其古地磁核心记录均遵循了本文推测的 31 经线极移进程。请参阅该研究中图 8 右侧的两次进程。注意，两个偏移事件都遵循了相同的地理路线，在每个事件进展时都被 SAC-LLVP 之尖所吸引，最终或顺时针返回到状态 1，或逆时针返回到状态 2——两者皆沿 31 经线。[32] Lund 关于 Laschamp 和冰岛盆地偏移的研究也显示了与 Laj 研究相似的路径推导。[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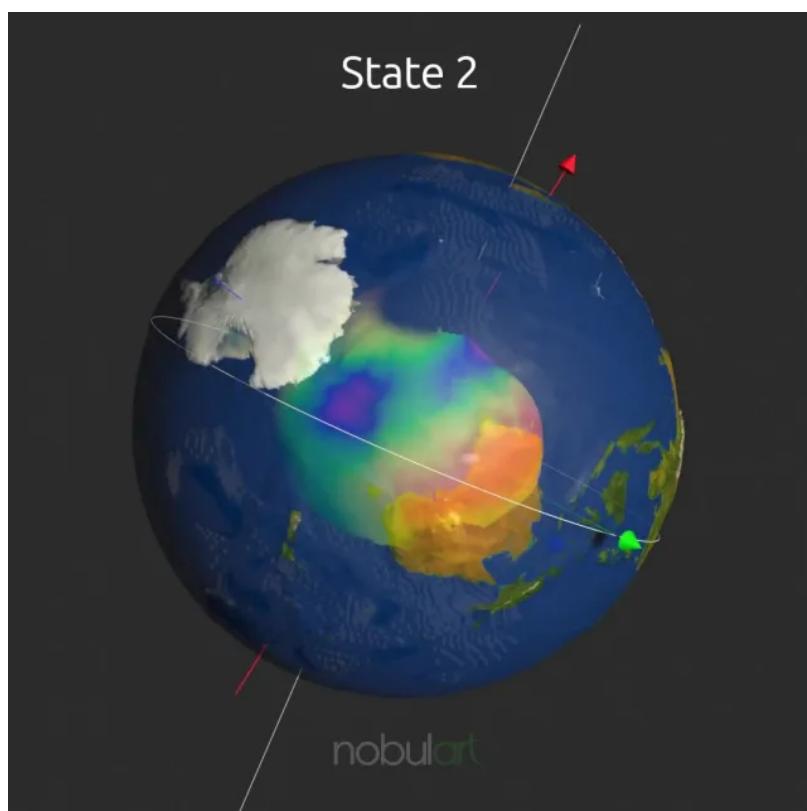
还需注意的是，Laschamp 偏移从状态 1 到状态 2 的启动是伴随地磁极地理位置的变化开始的，起始于加拿大，随后移至俄罗斯。这一模式也在现代时代的 1973 年开始。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该假设，状态 2 的短暂持续期并不意味着“颠倒的常态”。在地幔脱耦的旋转年间，显著的火山活动和海洋置换会使世界变得寒冷、潮湿且黑暗。换句话说，格陵兰、南极和沃斯托克湖的冰芯以及随之而来的碳-14 沉积速率的加速可能无法清楚地反映如此短暂且寒冷的旋转期的净影响。我倾向于在存在相关的物理证据（例如欧拉轴沙漠条纹）的情况下，更相信人类神话，而不是依赖于平滑指数建议的不存在。

地球承载欧拉轴条纹

最后，下面是一段简短的视频，展示了在地磁引发的机械平衡（状态

1) 与通过旋转轴保持角动量守恒（状态 2）之间的调解性贾尼别科夫振荡概念。特别感谢 nobulart.com 的 Craig Stone 制作了此视频。在进入下一部分之前，请特别注意视频中展示的吉萨大金字塔的位置和天体极点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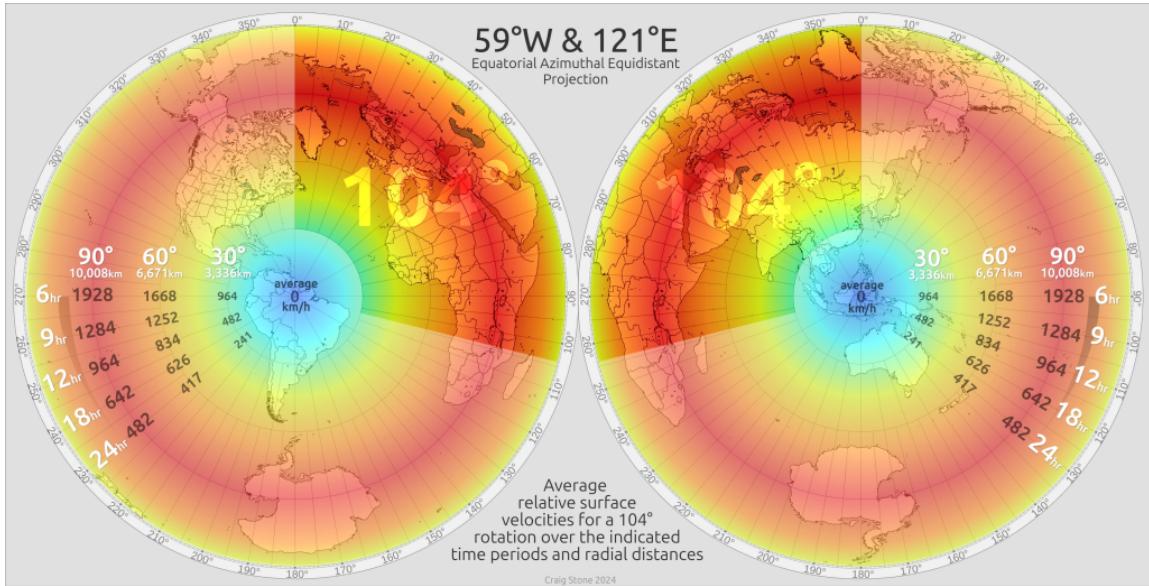


展品 J3 – 调解性贾尼别科夫振荡，旋转的北极轴在 90° 北纬（状态 1）与 14° 南纬（状态 2）之间循环（104 度），沿 31 经线。推动此循环的杠杆是核心磁矩的强度。目前我们在状态 1 中旋转，拥有强大但逐渐减弱的地磁矩。视频中与本文假设不同的唯一之处在于，地球的核心不会与外部旋转体（ORB = 地幔 + 地壳）一起进行贾尼别科夫旋转。它将继续像在状态 1 中那样旋转。

展品 J3 中显示的 ECDO 旋转与全球主要海洋侵蚀沙漠形成相一致，包括戈壁沙漠、美国西南部、大维多利亚沙漠、巴塔哥尼亚和撒哈拉沙漠。[34]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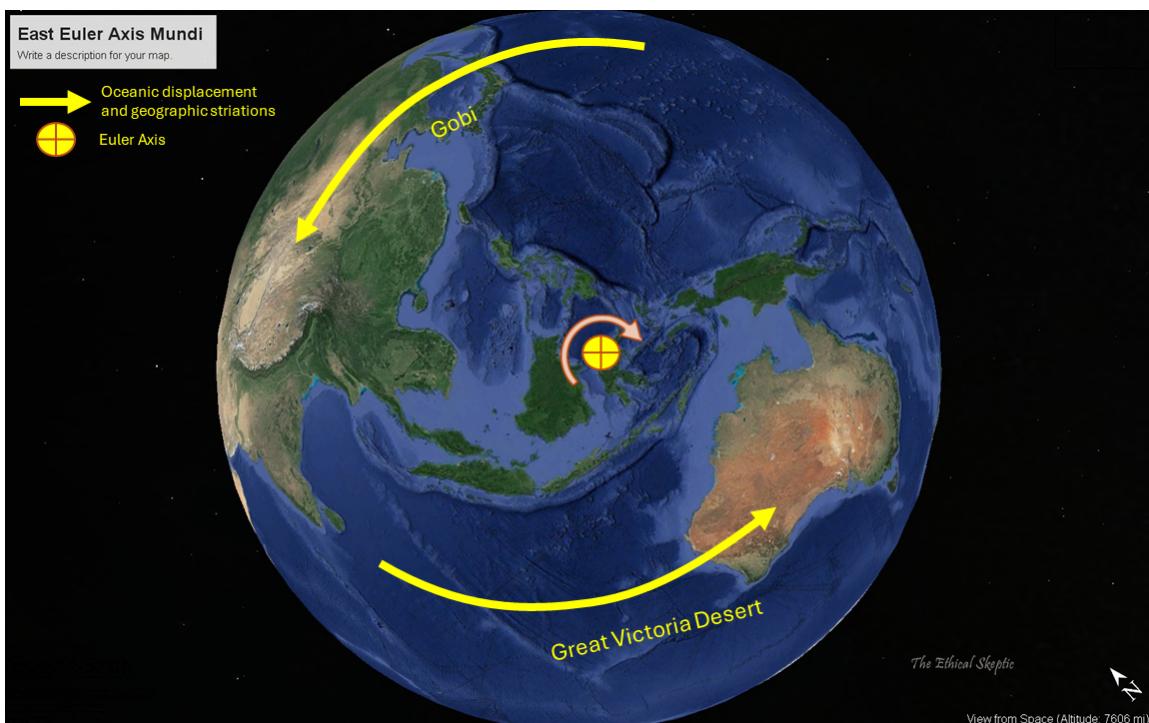
阿拉伯沙漠很可能是由于或在回到状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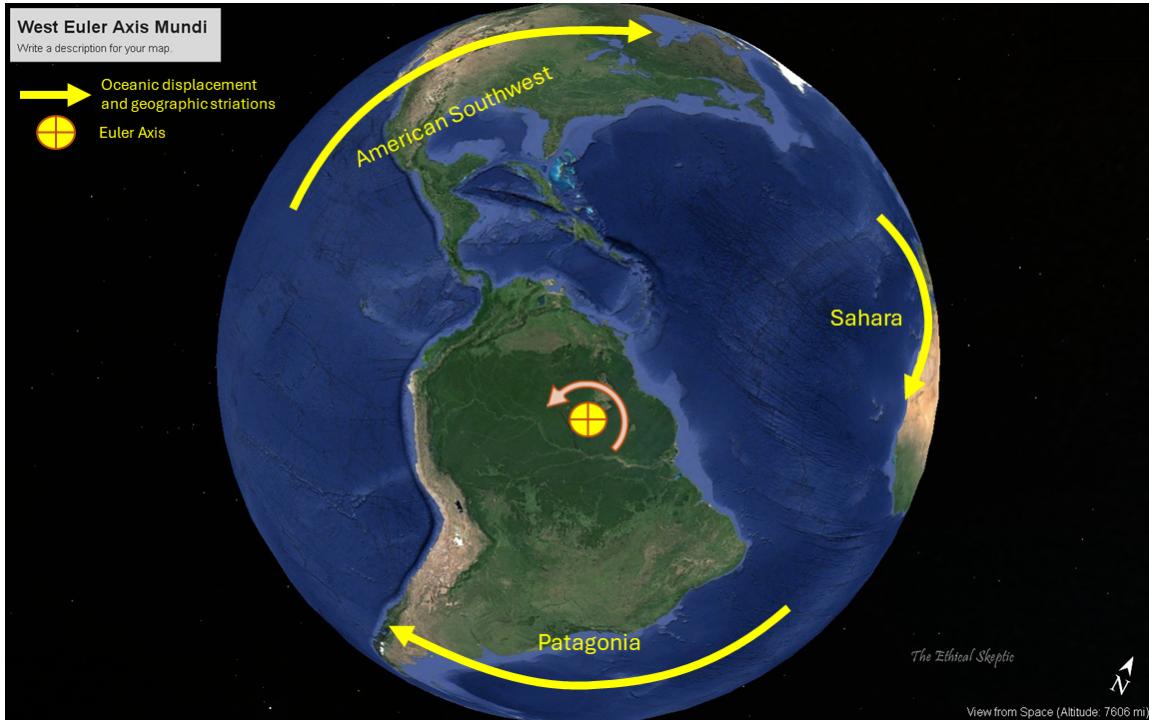
期间阿拉伯构造板块独特的稳定过程形成的。因此，波斯湾回退至现在的岸线似乎较为近期。



展品 J4 - 东西欧拉轴 – 暴风骤雨的 48 小时。地球将暂时围绕该轴旋转，以将地理北极移至新的位置 (Np')。图表中标示的是最初角动量下的理论初始海洋惯性速度，以及由此形成的沙漠和条纹。无巧不成书，世界上人类、动物和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在 ECDO 从状态 1 到状态 2 104° 旋转期间，这两个“风暴之眼”稳定点（蓝色区域）最大。撒哈拉以南非洲也部分受到保护，因为它受到北非大陆质量和高沙漠的屏障，以及地形海拔差异的影响。再次特别感谢 nobulart.com 的 Craig Stone 制作了此图片（点击图片以放大）。

此外，‘东西欧拉轴心世界’（在展品 J3 中由绿色箭头向量标示，并在展品 J4 中由黄色/红色⊕符号标示）分别位于 $(0^\circ, 121^\circ E)$ 和 $(0^\circ, 59^\circ W)$ 处，代表地球将暂时围绕该轴旋转，以将地理北极移至新的位置 $(31^\circ E, 14^\circ S)$ 。这一术语与欧拉旋转定理的概念相一致，[36] 描述了这一特定地球物理事件的暂时正交旋转轴。由海洋置换形成的沙漠，以及这一动力事件产生的陆地条纹，完美契合欧拉轴心世界的两极。





Craig Stone

还指出，过去的地磁极偏移事件也集中在我们上文确定的东西欧拉轴子午线。[37]
这并非巧合。

欧拉轴附近遗传/生物多样性集群的生存并非巧合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西半球最适合生存的地点会是位于南美洲欧拉轴以西沿海的厄瓜多尔和秘鲁安第斯山脉。从东欧拉轴的角度来看，类似的生存地点会位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和巽他古遗址（Gunung Padang）。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古老的洞穴艺术（距今 51,200 年）只能在苏拉威西的 Leang Bulusipang 发现[38] ——这是一个海拔 1800 英尺、位于东欧拉轴上的洞穴。

也许，这也是我们发现人类最古老的遗传成分起源于东欧拉轴附近的原因，这些包括佛洛勒斯人 (homo

floresiensis)、印尼的惊人遗传分布，以及巴布亚人、南岛人、奥兰阿斯利人 (Orang Asli, Semang) 和安达曼土著的最古老基因。利用线粒体 DNA 和 Y 染色体数据进行的最新遗传学研究，如发表在《自然遗传学》《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调查遗传学》和《自然》上的研究，表明印尼人群是世界上遗传多样性最高的群体之一。最后，这些遗传集群还清楚地显示了与沿西欧拉轴存在的最古老的亚马逊部落之间的关联。

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环境不同，这两个欧拉轴地点是地球上（跨所有物种）遗传多样性最高的地区。我们认为这绝非巧合。

随着我们的讨论从地球物理分析过渡到与人类相关的历史和神话，值得指出的是，迄今为止概述的 ECDO 旋转构造与古代文化传说中对事件的详细描述是一致的，正如本文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例如：

当水神共工看到自己要失败时，他撞向撑天之柱不周山，柱子倒塌，导致天空向西北倾斜，地面向东南移动。

~ 中国女娲大洪水神话[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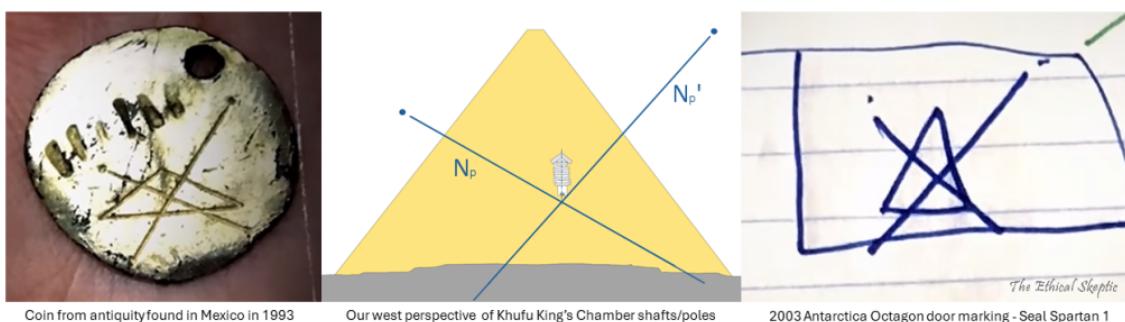
事实上，在上述从状态 1 到状态 2 的过渡中，中国的旋转正是如此。

吉萨的先见之明（胡夫谜团终被解开）

流行的童话故事——即金字塔是法老胡夫的陵墓，已被充分证伪。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惊奇，事实证明，比单纯的信息更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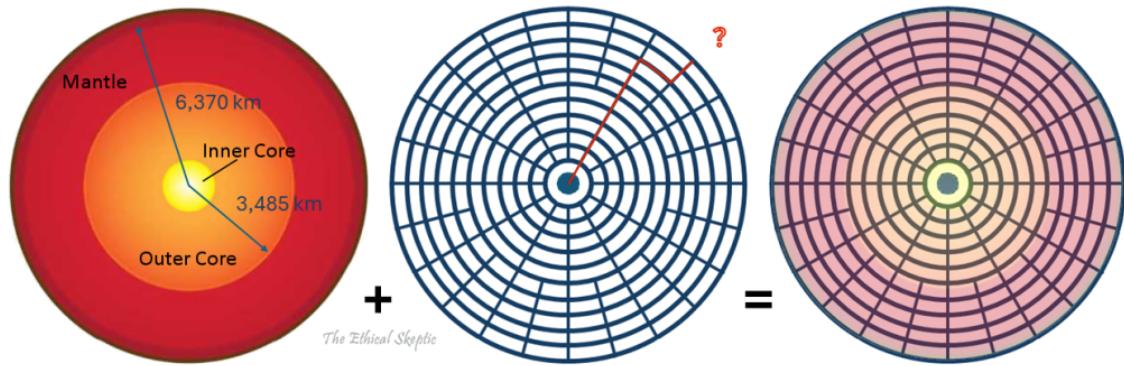
在下文中，读者可以理解为什么如此宏大的工程会被笼罩在纪念性的沉默中。这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的壮举，而是关乎未来世代存续的至关重要的任务。纪念碑本身赋予每个工程师、监工和工人一种深刻的使命感。建造这座金字塔不仅仅是建造一座建筑，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遗产和延续。这座建筑绝不是一个陵墓。

围绕这个建筑的放热性核心循环所展开的宏大工作，可能直到今天仍在继续。尽管这并不确定，但下面的符号学暗示了在南极洲异常结构中所谓活动的目的。这个团队是否在他们的追求中取得了成功？我不知道答案；然而，我知道，那些为掩盖此事而撒谎的人，是出于控制和恶意的背景这样做的。



图片 2 – 美国海军 LCDR Seal '斯巴达 1 号' 在南极洲发现的异常标记 – 2003

年南极洲“八角形”门上刻的标记（右图）。与 1993 年在墨西哥发现的古代硬币匹配（左图）——可能暗示了一个 6,000 年的周期。也与我们下文论述中的 N_p 和 N_p' 相匹配（中间图）。左图和右图来自 Linda Moulton Howe 的 2019 年制作。中间图是一个面朝东方的透视图（与斯芬克斯凝视的方向相同），见下文展品 K。

**图片 3 – 硬币的反面** – 上述图片 2

左侧的硬币反面刻有一个放射状符号。该符号在本图片 3 的中央面板中被重现。硬币的比例正好对应地球核心的 55% 半径和地球内核的 19% 半径，相对于其整体半径。这使得核心的质量大约占地球总质量的 30% 至 40%，具体取决于采用的相态、晶格和密度假设。这引发了一个问题，硬币的制造者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

如同图片 2 左侧展示的硬币背面，硬币上刻有一个径向图案，被划分为 12 个进而是 24 个部分（右图的图片 4）。该径向图案在上方的图片 3 中被重现。如果我们根据均匀的比例重新构建该符号，那么符号的半径比例正好匹配地球核心与整体地球的半径比例。虽然下文的假设并不依赖于此观察，但这显然引人入胜。或许斯巴达 1 号在南极八角形建筑的同一扇 20 英尺门上发现的附加符号，暗示着地核与地幔之间的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可能最近地核与地幔相对运动的反转表明某些人（我不做任何关于“谁”的猜测）正在取得成功？[40]

**图片 4 – 与南极门符号匹配的硬币背面** – 符号同样被斯巴达 1 号在南极“八角形”中发现。

这些标记是否与刻在 7,000 年前的努比亚鸵鸟蛋表面的三座金字塔的 104° 角标记类似（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隐藏在显而易见之中》中所概述的）？胡夫的天体极观测功能是否在古代就已经广为人知？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推测，蛋上的角度标记也可能仅仅是巧合。然而，努比亚蛋上的这些标记确实在传达某种信息。这些雕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将三座金字塔以某种方式与天空联系起来。

回到我们的关键路径，科学家和业余调查人员长期以来一直想知道，为什么胡夫金字塔的定位如此接近地球陆地的中心[41] 和第 30 北纬（请读者注意，在天体导航术语中，纬度被称为“平行线”，经度被称为“子午线”）。胡夫的位置能够继承其在第 31 东经的位置，这当然只是由于选择了英格兰格林威治作为本初子午线的分界点，所以这是人为的。

然而，胡夫金字塔恰好位于第 31 东经的具体定位并非偶然，因为这条子午线正是当前北极 (N_p) 与提议的基于 SAC-LLVP 的北极 (N_p') 之间的演化线——正如上文展品 F、I 和 J 中所描绘的陀螺动力学轴线所锚定的。

因此，在 11,340 年的时间里，他们说没有任何以人形出现的神明；甚至在埃及出现的国王中，在那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事情发生。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说太阳曾四次从他习惯的升起地移动，从现在的落地点升起了两次，从他现在的升起地点落下了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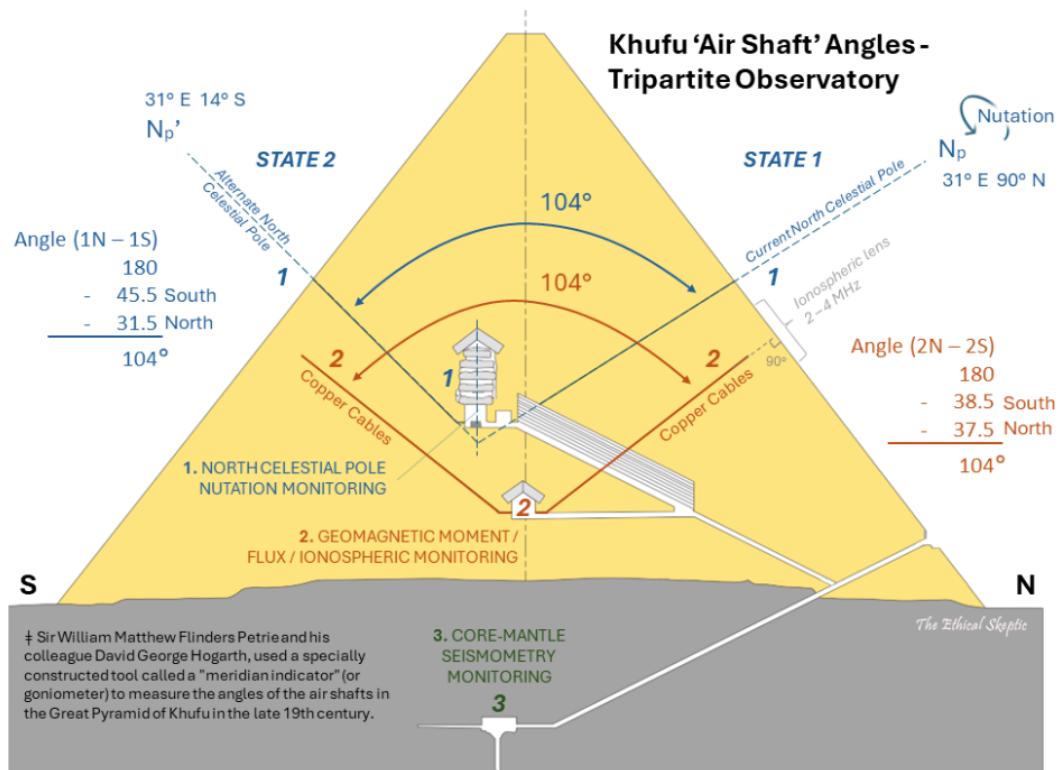
~ 希罗多德，《埃及记》[42]

我的意思是，太阳和其他天体的升起和落下发生了变化，在那些时代，它们曾在现在升起的地方落下，在现在落下的地方升起。

~ 柏拉图，《政治家》（《政治篇》）[43] [44]

这为我们考虑金字塔内部一些长期困惑的特征提供了框架，并可能揭示其实际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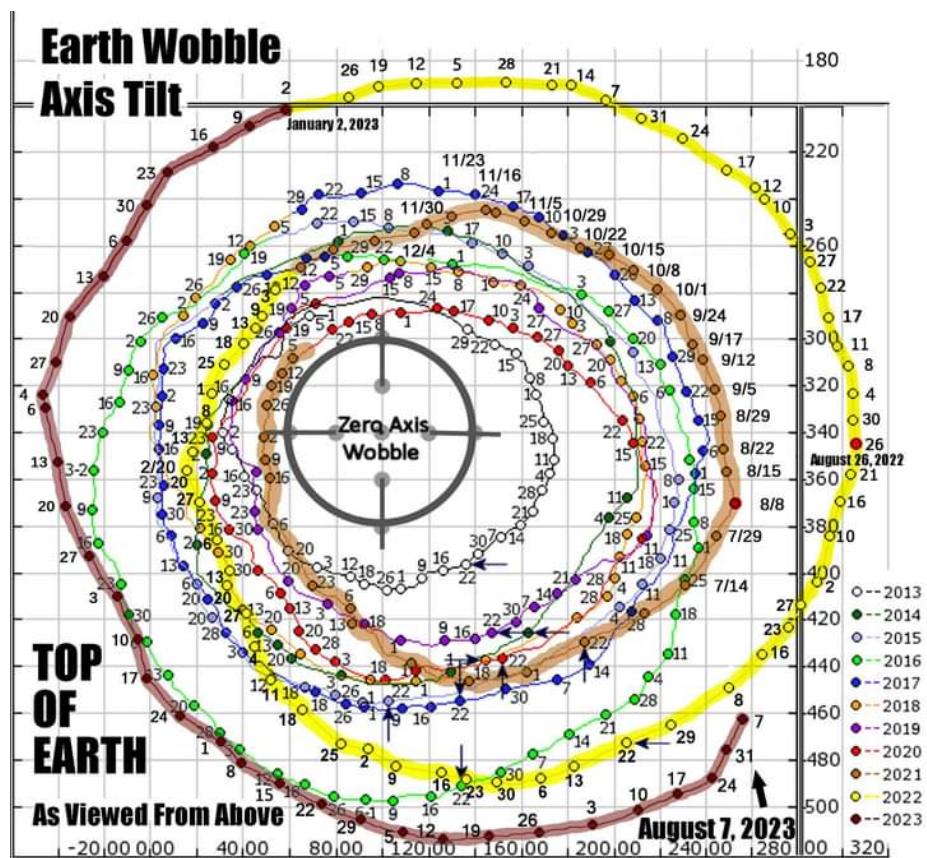
胡夫三分观察台与双重 104 度异常的奇怪案例 为什么这个结构如此重要以至于要建造它？



展品 K – 在胡夫金字塔中，国王和王后寝室的通风口之间存在 104 度的跨度。这不是偶然的。这些通风口既不是为了供氧，也不是为了观测特定的星星。我们推测，胡夫金字塔的三个寝室是为了容纳用于监测地球旋转稳定性的复杂传感器。这个相同的图案也出现在据说 2003 年由海军海豹突击队“斯巴达 1 号”在南极发现的一个 20 英尺高的异常八角形建筑物的右上角标记上[45]。我们推测（注意：这不是假设的关键路径）这是一个三分观察台：

- 1. 国王寝室 - 天极章动监测：** 国王寝室北侧的天极监测通风口面向特定的天体参考点，直接通向金字塔表面，并准确指向吉萨的 N_p （状态 1）和 N_p' （状态 2）。这些通风口的设计目的是监测北天极的章动（摇摆和漂移）（见下文展品 K3）。由于国王寝室北侧的通风口向西中途偏离，以避开某些结构（类似于王后寝室的北侧通风口），它不

能像通常推测的那样用于直接光学观测。相反，这将是一个监测设备，终点位于金字塔表面，直接面向北天极。



展品 K3 – 地球天体北极的章动（摇摆和漂移）。随着地球的地磁矩减弱，天体极的章动扩大，全球海洋温度迅速上升。

我们推测（虽然不是假设的关键）大画廊中曾操作过一个重力滑橇，推动位于国王寝室中的某种机制，从而为整个结构提供动力。侧板上的线性滑动痕迹表明，滑橇确实在大画廊中运行过。[46] 大画廊并没有用于为金字塔或国王寝室提升石块，因为它在任何应用环境中都不足以解决提升问题。换句话说，将一块 80 吨的石块运到大画廊是一项更加艰巨的任务，而利用大画廊仅仅提升它 21 米显得毫无意义。这是一座宏大复杂的结构（它本身由 5 至 16 吨的石块构成），仅为少量石块提供了一点微小的帮助，而这种任务在其他地方很容易完成，无需对金字塔进行任何改动。

任何为增加滑橇移动距离而进行的附加装置，都需要与大画廊本身一样庞大的结构。相反，大画廊的设计显然是一个封闭的重力势能系统——就像一个靠重力驱动的落地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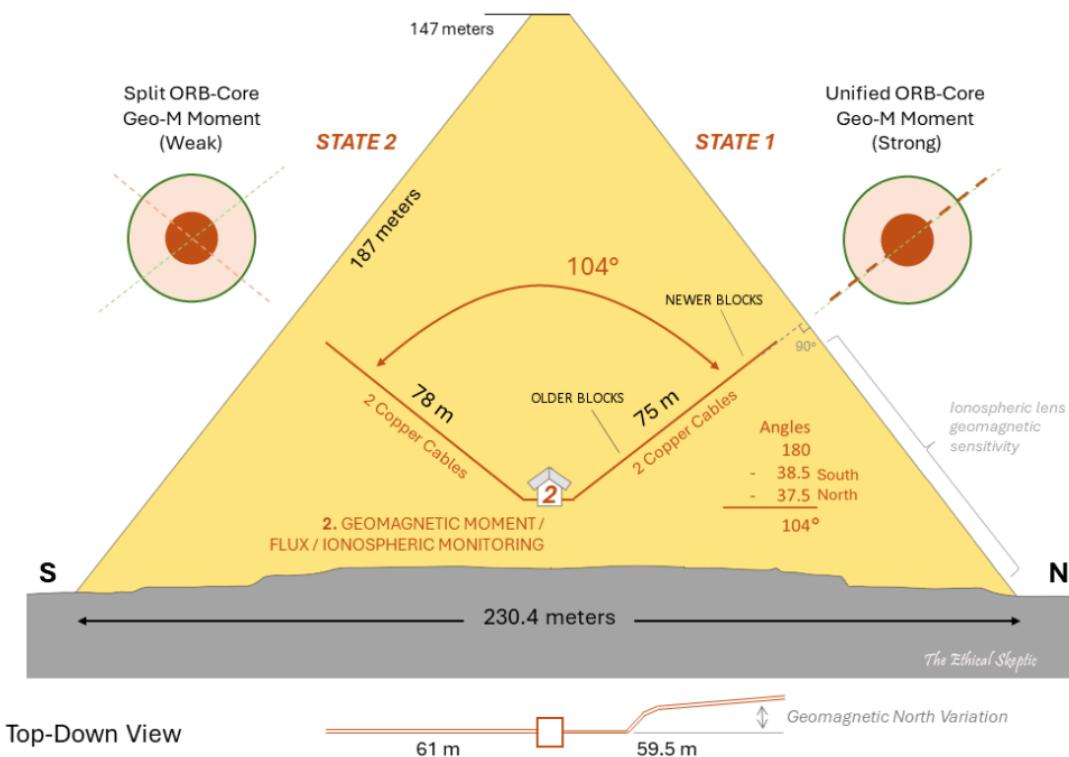
用于国王寝室地板、墙壁和天花板以及其应力缓解室的连续天花板的花岗岩是良好的导热体。这些花岗岩组件的使用可以帮助将热量从国王寝室散发出去，并通过竖直上升的方式将热量向上散发——如果这里确实是整个三高电流传感器组件的动力生成和分配中心的话。相比之下，缓解室的石灰石墙壁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导热体（1.3 至 2.4 W/m·K），因此这种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像一个热量烟囱。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国王寝室的花岗岩横梁呈现出不寻常的变色，这可能表明它们暴露于长期的高温环境（参见 Christopher Dunn 关于“吉萨发电厂”的研究）。[47]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的假设并不严格依赖于这样的推测。

这样一个电源核心需要与我们位于王后寝室的下一个传感器组件功能性地分开，并且偏离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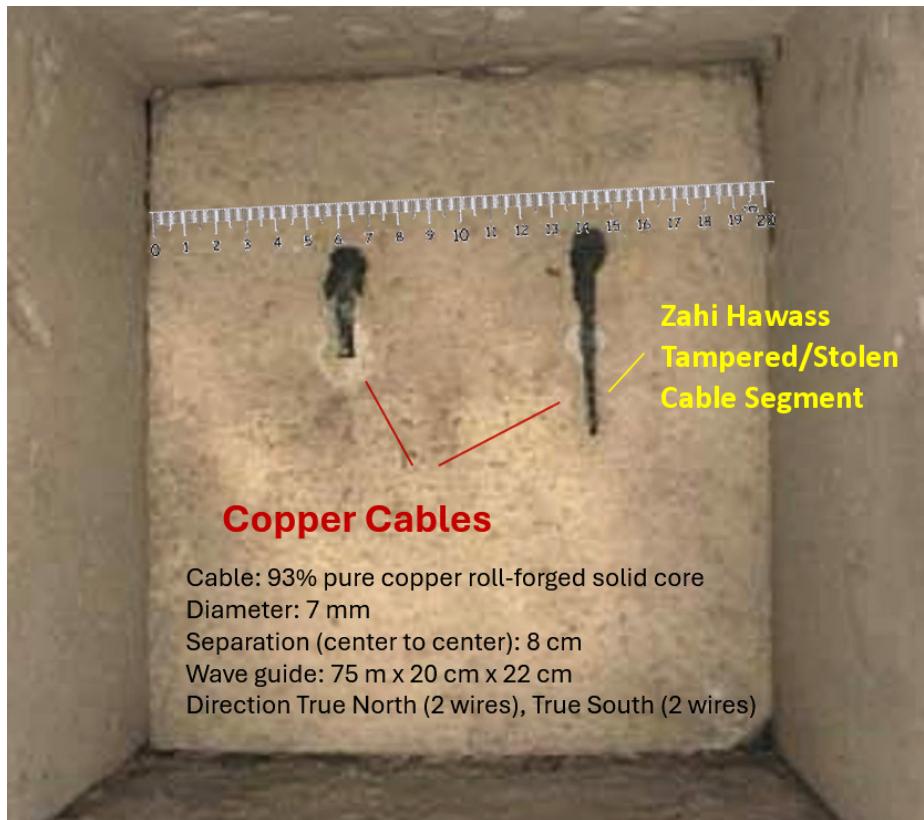
2. 王后寝室 - 地磁矩与电离层监测：地磁矩/磁通场方向监测——通过铜线对进行（见展品 M），据称其中一些已被前埃及文物部长 Zahi Hawass 扣押。[48] [49] 这些铜线置于并未完全通向金字塔外部的轴内，轴的尽头被封住（既不是为了“通风”，也不是为了“观星”），而且它们与金字塔结构本身对齐。金字塔的石灰石块作为一种天然的隔离机制，隔绝了外部的电磁干扰，同时让关键的地球地磁频率得以透明化传播，这对于任务至关重要。与金字塔面朝天空的侧面的 90 度相对角度（并非偶然——在展品 K 中被注释为直角）可能旨在聚焦和引导电磁共振，从而增强王后寝室地磁监测系统的灵敏度和准确性。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根电离层监测天线。以下内容适用：

为什么轴内有两个不同的角度/端点？ 为什么只有王后的轴内有铜线对？



展品 K2 – 结论：“一个灵敏度为 0.664 至 5.34 MHz 的高电流、低驻波比双偶极天线，十分适合用于监测地磁和电离层状况。”在状态 2 中，地核的地磁矩相对于地幔的地磁矩偏移了 104 度（见展品 J2）。因此，天线的“V”形的 104 度扩展角正是因此。随着结构的建造，北侧通风口被调整以更好地对准吉萨的地磁北极（在俯视图中被注释为“变化”）。

1990 年 3 月，Gantenbrink 的 Upuaut 项目在王后寝室南侧通风口（稍后在北侧通风口也有发现）发现了铜线的遗迹。自此，这些铜线早已被盗墓者移除，正如 Waynman Dixon 在 1872 年于北侧通风口底部发现的 Dixon 文物所证明的那样，或者被 Zahi Hawass 暗中处置（据称）。在此链接的门线照片中可以看到，Hawass 让右侧的电缆被门压力测试团队在 Djedi 项目期间移走了（Hawass 知道他需要隐藏/偷走什么——这是对人类知识产权的盗窃）。他们随后没有对突然的变化发表任何评论，研究团队也从未承认发现了铜线的残余物——而考古学界对此也未发出任何抗议。这是我对考古学缺乏尊重的一个典型例子。



接下来，读者将见证 Hawass（据称）知道这些铜线必须被扣押且其文档必须被阻止的原因——这些铜线将永远不会再次出现。[50]

在下方展品 K2b 中，描绘了一个纵向截面图，显示了我们推测的铜线是如何被固定在轴末端石块中的。这种锚固方法防止铜线在加热时（活跃电流下）因膨胀推过石块，或在不活跃时因收缩而被拉出石块。

2014 年，前埃及文物部长、考古学家 Zahi Hawass 被控窃取埃及文物。在[清单]上，[据称]由[Hawass]窃取的最不寻常的物品是来自胡夫金字塔的古代铜线。~ Riddle, VineMontana TV

在埃及当局和 Hawass 就其不正当行为达成协议后，互联网上的所有这些物品清单都被删除了。尽管如此，一段铜线仍被发现，距离轴端石块 5 米处，躺在地上，显然早在很久以前就被施加的力量从石块中拉了出来。[51]

正如上图和展品 K2b 所见，石块表面伸出两个铜制组件：首先是刻入石块中的铜制燕尾模具，用于固定电线末端并防止其从石块后面被过度拉紧；其次是电缆本身，现在悬挂在右侧电缆的燕尾模具上。相同的悬挂电缆和燕尾锚固也可以在北侧通风口的石块上看到。在这张北侧通风口左侧电缆的特写中，可以看到燕尾模具的铜制配件已经掉落，铜线悬挂在其位置。这种锚固设计使得铜线既不能被拉出石块，也不能被过度拉紧穿过石块。铜线在石块两端都牢牢固定——这是一种适用于精密工程的关键部件的工程解决方案，绝非装饰性或一次性功能特征。



展品 K2b – 轴末端门的纵向截面图，以及膨胀/收缩锚固、燕尾接头和限位。

如果这些配件仅仅是为了承受石块的重量，它们本应使用更便宜且更坚固的青铜，而不是软铜。此外，它们的设计并不是为了防止石块被移除，因为一块横贯石块整个面的倒角将更加有效且易于制造。正如右侧电缆所示，铜线的延伸远超石块表面上的燕尾锚固部分。因此，这根铜线并没有在石块表面以燕尾接头结束。直到 2011 年 Djedi 项目钻穿门体后，这根铜线末端才被移除。

理解轴门铜配件的推理关键在于此：燕尾切割模具对于一次性使用的功能（如降低手柄或仅作装饰）是不必要的。这些切口用于固定或锚固一个预期要承受反复或长期动态应力的组件。它们用来固定一个在不同热量和/或电流条件下会膨胀和收缩的金属部件。这块石头和铜的装置并非偶然——它是为了一个特定的功能而设计的。

我们注意到，最新的、没有铜绿的、精细雕刻的石灰石块用于北侧轴的最后 10 米天花板。在此之前的部分，轴是由较老的石块组成，表面有深色铜绿，显然是之前金属探杆调查所造成的划痕。类似于王后寝室的南侧通风轴，该轴似乎是分阶段建造的，中间间隔了相当长的时间。[52] 如果考古学能够从“陵墓”叙事的确认偏差中暂停片刻，专注于深入调查这些发现，那么从这些推理证据中可以得出更多推论。仅仅拍照并惊呼“这真是个谜团……”并不是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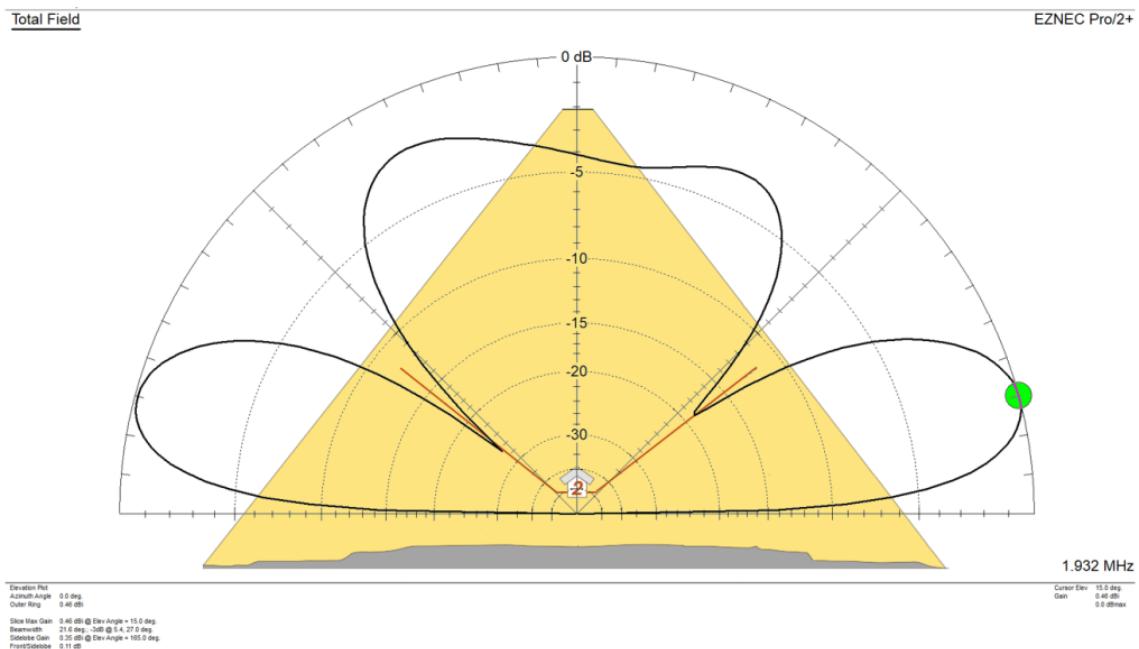
无线电频率性能分析结果

一位军事情报同事、通信专家以及终生好友最近提醒我，在军事和海事通信中，常使用“V”形全向天线。因此，我们联系了一位军事天线工程专家进行了分析。结果如下：

金字塔中的铜线以独立对的形式运行（可能也用于差分和极化信号检测模式），并在轴末端石头后独立终止。因此：

- 南侧轴 78 米 x 2
- 北侧轴 75 米 x 2

共振波长 = 150 米 (75×2) @ $\lambda/2$ 偶极 = 1.932 MHz 的主要频率，驻波比为 1.27，主瓣的地波在地平线上方 15°（如上图右上插图中的报告输出）。次要谐振频率为 5.34 / 4.29 / 3.11 / 0.644 MHz（中波/高频）。



在 1.932 MHz 及其谐波频率下形成了优越的地磁监测灵敏度瓣（EZNEC Pro 2+）——这两个双电缆高电流天线连接回王后寝室，形成地面和空气两种形式的轴向监测。

石灰石并不是电磁信号（EM）的有效阻挡物，特别是在 0.1 至 30 MHz 的频率范围内。相反，它对这些信号相对透明，允许它们以最小的衰减通过。石灰石也不是电的导体。它将为高电流电缆提供出色的绝缘外壳。两根 7 毫米的实芯铜线相隔 8 厘米，将作为一个高电流、低电压、低驻波比的活跃天线运行（这是为拾取微弱信号而设计的配置）。[53]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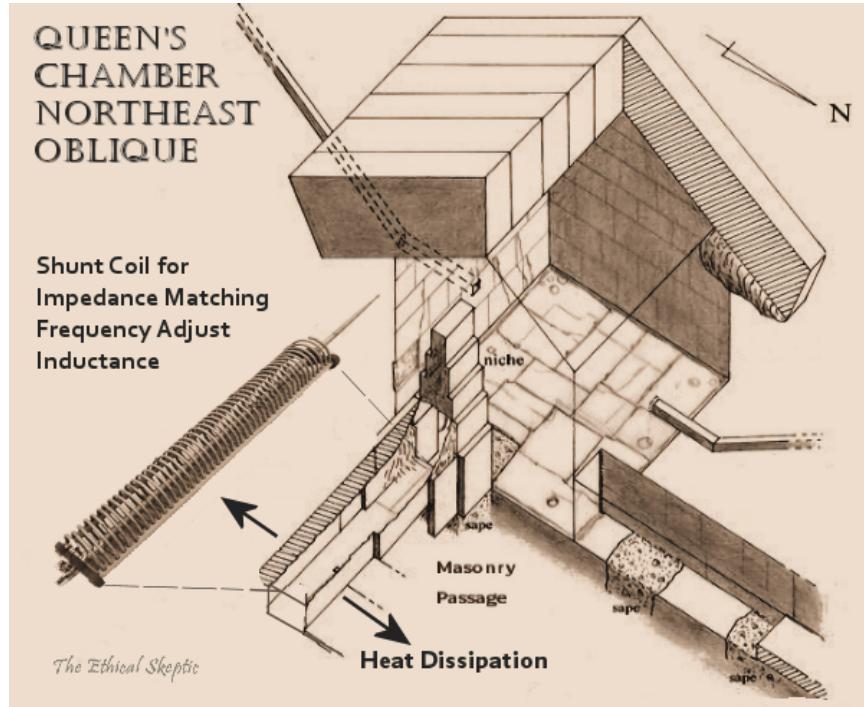
结论：一个活跃的、高电流、低驻波比天线，灵敏度范围在 0.664 至 5.34 MHz，非常适合用于监测地磁和电离层状况。高电流场将激活金字塔塔拉石灰石表面的压电特性，使其成为一个活跃的接收放大器。

适用的频率范围：

- 地球地磁矩（极低频）= 3 至 30Hz
- 大气层/电离层（极低频）= 0.3 至 3 MHz
- 舒曼共振 = 7.83 Hz
- 地磁脉动 = 1 Hz 至 1 MHz

因此，可以认为这些电线是一个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旨在通过其对电离层的影响来监测地球的地磁矩（极低频）及其动态。[55]

这种功能是可行的，特别是如果该系统的活跃电源由一个水平且垂直于场的分流线圈控制，并通过延伸至东向水平通道的东向凹槽进行冷却（高电流），从而利用石灰石块的热传导效率将王后寝室的总体温度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为了进行预测性确认，我们因此检查了南侧通道外部和上方的石灰石状况，结果确实如我们所料。



烧灼的石灰石从王后寝室的凹槽上方延续至王后寝室的天花板，尤其是在凹槽附近聚集并向西逐渐扩散到天花板的脊部，这证实了古代曾存在高温。加热后的石灰石表面可能经历热分解和部分熔化，导致出现具有光泽外观的深棕色玻璃化现象（参见下方展品 K2c）。[56] 这种热量不是由火焰产生的，因为玻璃化的表层不含任何燃烧灰或化学反应残留物。这种深棕色的“豹纹状”现象（我的术语）是由于二氧化碳（CO \square ）的释放以及石灰石中杂质在高温下变色所致。

此外，凹槽通道口上方石块中的“熔化痕迹”是由于较软的石灰石在高温下分解成“生石灰”所致。[57]

这些能量的使用者并未完全理解电压的作用（欧姆定律：V = IR），因此不需要将能量传输至远处（这本应需要高电压）。因此，该能量是高电流、高电阻，主要用于附近的需求。那些为远距离应用发电的人通常会尽量减少阻力和热量。在这种应用中，使用者并不关心能量的远距离传输。这种能量直接在金字塔内使用。

最终，人们必须抛弃他们曾被教导的童话——这是诚信和成熟的前提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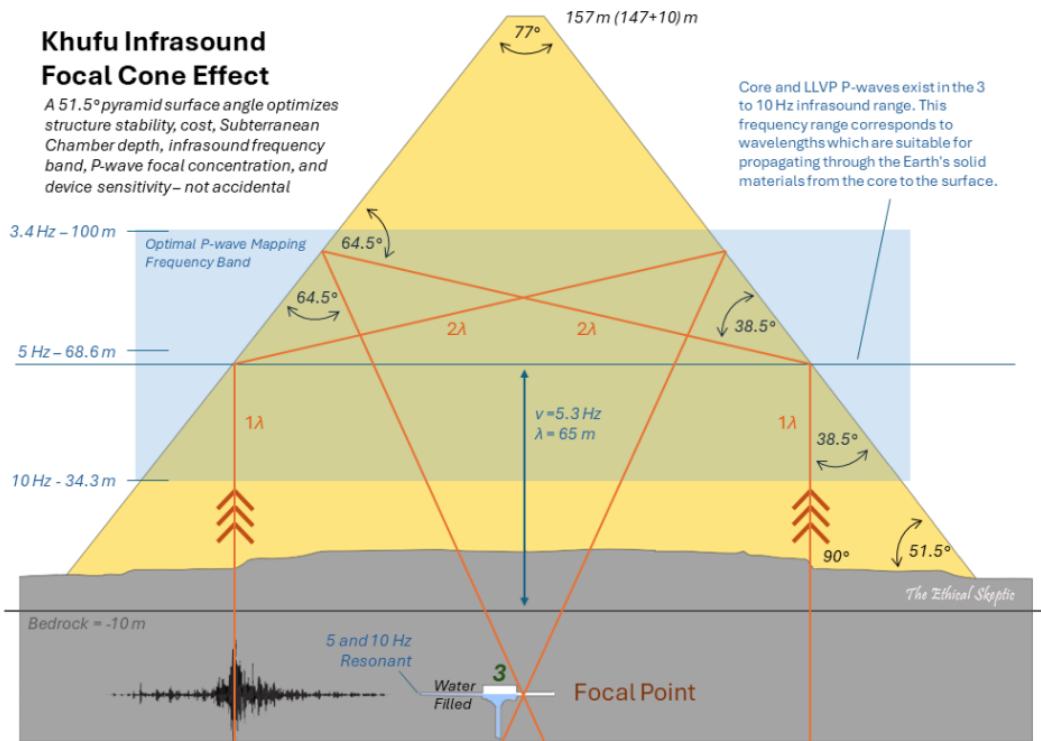
展品 K2c – 高温（非燃烧）产生的热量 – 注意，最高温度的（生石灰）分解位于水平通道的出口处，随着热量向凹槽顶部上升而逐渐减少，转变为较低温度的豹纹状现象。这表明了异常高的热暴露水平，且不是由化学反应或燃烧引起的。

3. 地下室 – H层 P波次声监测：深地震测量/核幔 H层/LLVP 动力学监测的流体传感器。类似于地磁监测，金字塔的结构可能被优化为既能隔离又能聚焦地震信号到地下室，从而有效监测地震活动和地球内部动态，而不受表面、设备或其他附近活动的干扰。该房间本身可能使用水来检测相关的次声频率。[58]

此外，有独立的研究表明，室内南侧的死路通道可能曾充当声共振管，生成或接收频率在 5 至 10 Hz 范围内的次声波——在该房间中可以听到或感受到持续的低频噪音。[59] [60] 这与金字塔本身的设计相吻合——其波长优化为 5 Hz，如下方展品 K3 所示。

理解大金字塔规模的必要性

为什么他们要在金字塔下方埋藏一个被水侵蚀的房间？



展品 K3 – 次声波的波长范围在30至70米之间（地球P波），适合从H层向地表传播[61] [62] [63]，这些次声波将在金字塔内反射，其方式类似于麦克风的抛物面反射器。此类次声波的焦点与地下室的位置一致。5至10赫兹的频率范围非常适合检测从地球深处发出的次声信号，包括潜在的核心噪声。

这也解释了大金字塔规模对其功能的重要性。如果金字塔的斜坡角度减小，充满液体的[64]房间将需要放置得更深。相反，如果斜坡过陡，结构将面临崩塌风险，成本也会呈非线性增长。如果结构尺寸较小，就无法有效集中相关波长。因此，设计旨在优化斜坡角度、地下室的深度以及整个仪器的有效性。除了卡夫拉金字塔外，其他所有金字塔都是模仿品，未能意识到胡夫金字塔的关键功能特性。

综合观察天体极的短期章动动态、地球磁场的强度、不对称性和方向，以及由金字塔放大、从地下室监测的H层/LLVP地震噪声，可能形成了一个动态的集成系统。金字塔本身的形状就像一个接收锥，指向地下，增强了这些监测能力。如果这三种组件同时显示出异常信号，则可以更准确地推断出重大地质事件的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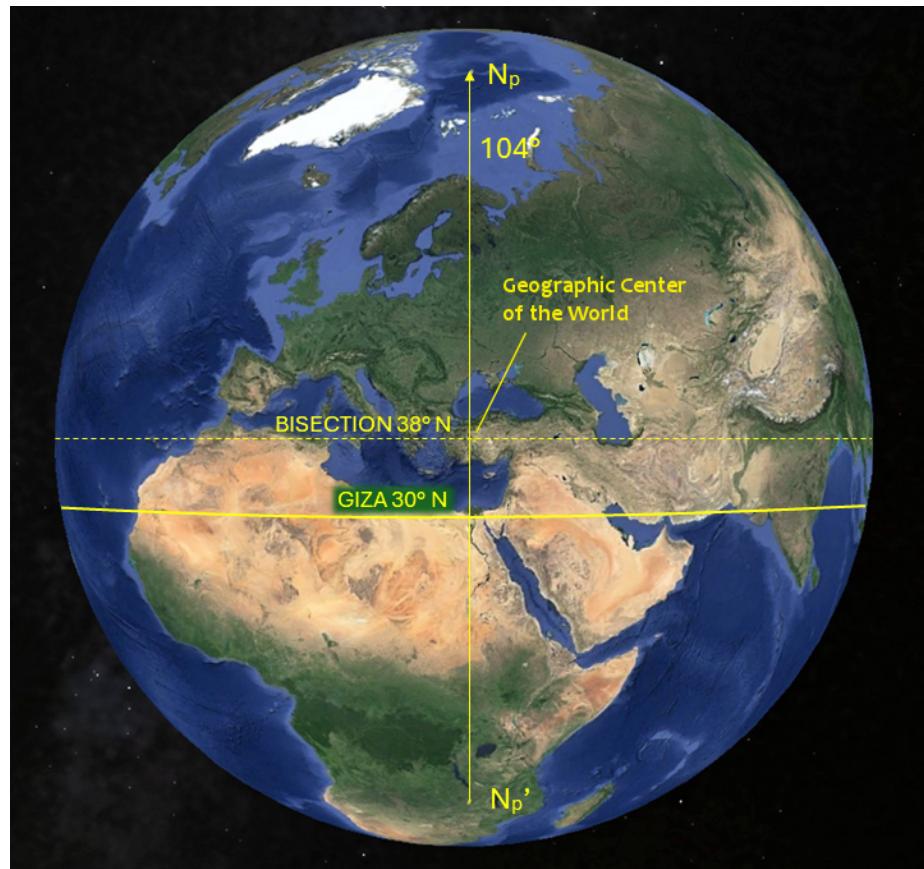
这个集成系统安装在金字塔‘天文台’底部原始基岩层上，而不是整个建筑的下方。结合这些房间，它们组成了一个先进的监测系统，可能让未知的群体（可能是神话中的阿努纳奇）预测出重大地质和地球旋转事件，例如即将到来的洪水。他们都曾发誓对人类隐瞒此事。[65]

对于那些对我们提出这种技术可能暗示古代外星人存在的建议表示不满的人，我要说的是：我不在乎。在我们第二篇文章中，我们明确指出证据支持人类建造了金字塔。相反，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敬奉的关于胡夫金字塔用途的“科学”则是荒唐的儿童童话故事。大多数人类已经厌倦了被关于这座建筑的谎言侮辱和蒙蔽。如果这个假设让你感到不适，或挑战了你优越的信仰，那就穿上大人的裤子，像个成熟的人一样开始处理这些证据，而不是像被宠坏的真理裁决者。

通风道的秘密

然而，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两组通风道不仅仅有一个用途。在展品K中展示的图片中，“空气/星星通风道”从国王和王后寝室以特定角度向外和向上延伸，其中一对通风道直指北方，而另一对直指南方。如此精确的对齐表明它的用途超越了简单的通风，因为涉及到这些设计的高成

本和工程努力是不可能仅仅为了简单的空气通风——竖直方向布设的通风道更为简单且更易于拆除（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防止盗贼入侵）。(请注意，在本文中，例如7N和7S被称为“套”，而7N和10N被称为“一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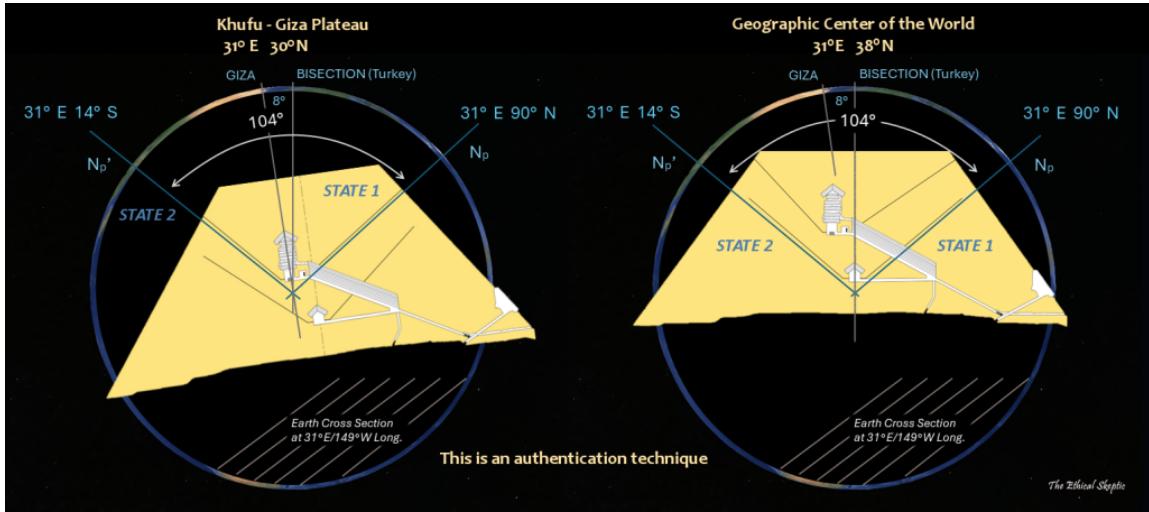
展品 H2 – 位于 38° 北纬的地理中心以及位于 30° 北纬的吉萨金字塔群，显示了它们与Dzhanibekov旋转中的Np到Np'子午线之间的关系。

此外，这些通风道开口在每个房间内的位置较低，不利于促进空气流通，因为温暖的空气会上升。如此庞大的工程和劳动投入，似乎过于刻意，不能容忍设计不佳的空气流动系统。此外，这些‘星星通风道’的重要性可能不仅在于它们与哪些星星对齐，更重要的是它们作为一组形成的角度—— 104° ——补充了每个房间的地平线角度，使之达到 180° 。

更重要的是，这些通风道组（国王和王后寝室通风道组）定义的两个角度，与展品H2中定义的两个关键位置（吉萨高原和地理中心）从Dzhanibekov旋转的角度一致：这些差异角度，而非直接测量或与特定星星的匹配，传递了这座纪念碑的关键信息。

通风道的秘密

每对通风道都固定在同一个天文参考点上，即两个不同地球旋转方向（Np和Np'）的天体北极，并从两个不同的地理位置（吉萨和地理中心）观测。八度的地理纬度差是解读这个信息的关键。



展品 L - 胡夫金字塔通风道对齐至调解的贾尼别科夫旋转角度 – 来自土耳其中纬度和吉萨。概念上，金字塔的建造者利用国王和王后寝室的通风道，既标示又验证了从正常极点对齐 (N_p ，状态1) 到新极点对齐 (N_p' ，状态2) 的变化。这并非巧合，右边的对齐不仅划分了贾尼别科夫旋转，还恰好位于世界地理中心，即东经31.4°，北纬38.4°。

重复的通风道和偏移的房间用于传达并验证天体北极位置在两个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化。这一信息无法通过单一通风道或不一致的通风道组合传达。

胡夫金字塔内天文台的建造者从两个不同的地理位置（左为吉萨，右为土耳其）展示了这一原理，表明他们对地球直径有着非常精确的了解。重复的通风道和偏移的房间用于传达并验证天体北极位置在两个不同时间段内的变化。这一信息无法通过单一通风道传达。此外，这个编码信息无法被神圣军队或其嫉妒的神摧毁，无法被正义的知识压制，无法被火焰吞噬或埋藏，也无法被风化侵蚀。

我并未为自己的伟大而竖立这座建筑，也不是为了荣耀我的王国，甚至不是为我的遗体建造安息之所。如此巨大的虚荣怎会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曾在这庞大的纪念碑上铭刻一次？不，我们是你们的先祖。知道吧，哦人类，你们解开了这些最深奥的秘密，现在你们正进入一个类似于乌特纳匹士丁时代的纪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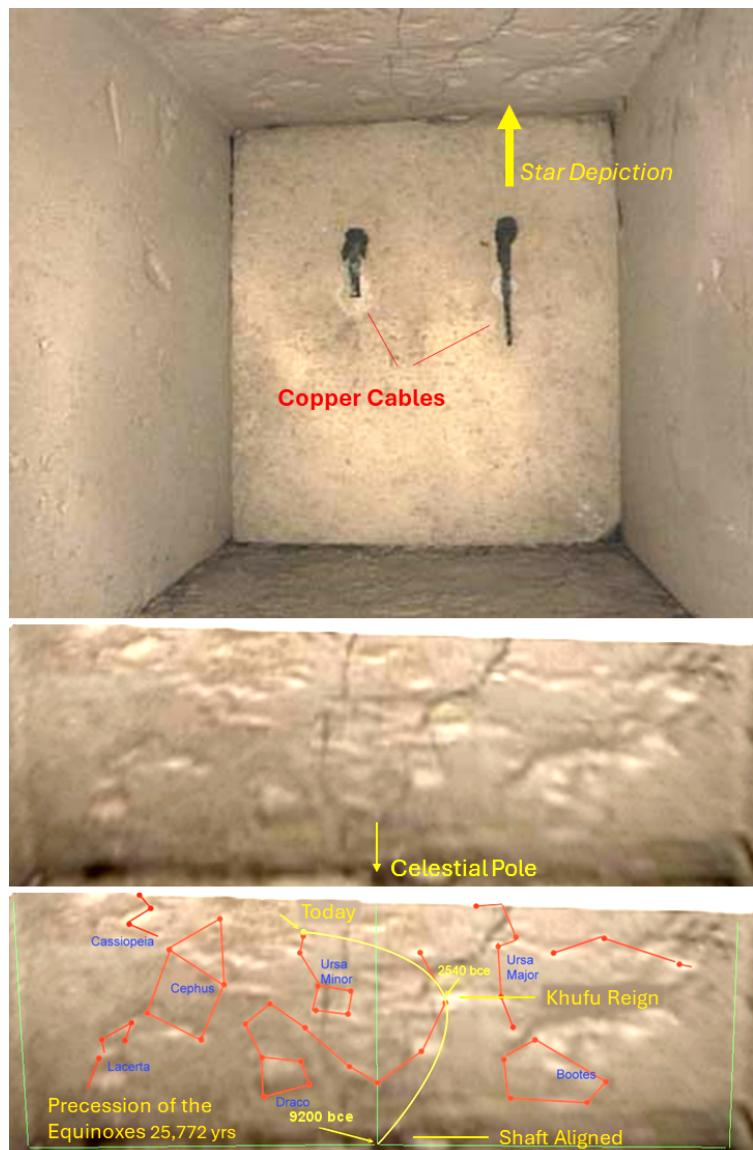
你或许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用一幅图画来传达如此重要的事件——这座纪念碑就是那幅图画。我们用数百万块石头掩埋了这个天文台，耗费了巨大的财富和无数的生命，只为这个遗产不再被冲走、抹去或偷窃。因为我们深知你们的囚禁者——那些假装为神的——的懒惰、贪婪和狡诈。这座纪念碑不是为我们建造的——哦，愚昧的孩子们，被你们的工具和诡辩蒙蔽——它是为你们而建。

记住，关于金字塔内部没有任何标记表明其特定用途的情况，会引发两个问题。首先，每个假设都面临这个挑战，而不仅仅是这个，因为没有标记可以确认任何提出的用途。其次，原本存放在这些房间内且显然受到保护的东西可能已被后来的入侵者取走。这些入侵者也可能抹去了任何可见的标记，甚至伪造了我们在上一篇文章《显而易见》中提到的赭石标记。因此，标记的缺失既是对无知的诉求，最终也是无关紧要的。

当然，如果建造者至少在这些无法接触的通风道中标记一个，清楚地指示其建造时的极点方向，那将是非常有帮助的。毫无疑问，如此高明的建造者一定会预见到这样一件信息性遗物的需求，设在一个无法被神™擦除或被科学™推翻的位置。耐心点，亲爱的读者，也许确实存在这样的线索。

如果石头会说话

在从王后寝室延伸向上的某条星星/空气通风道中，存在一组奇怪的非象形文字标记，由乌普奥特项目拍摄。[66] 在通风道尽头的最后一块石头的天花板上，刻画了一幅夜空的图像。这幅艺术作品描绘了小熊座和大熊座、天龙座、蜥蜴座、牧夫座、仙王座和仙后座，这些星座清楚地表明了这片特定天空的方向和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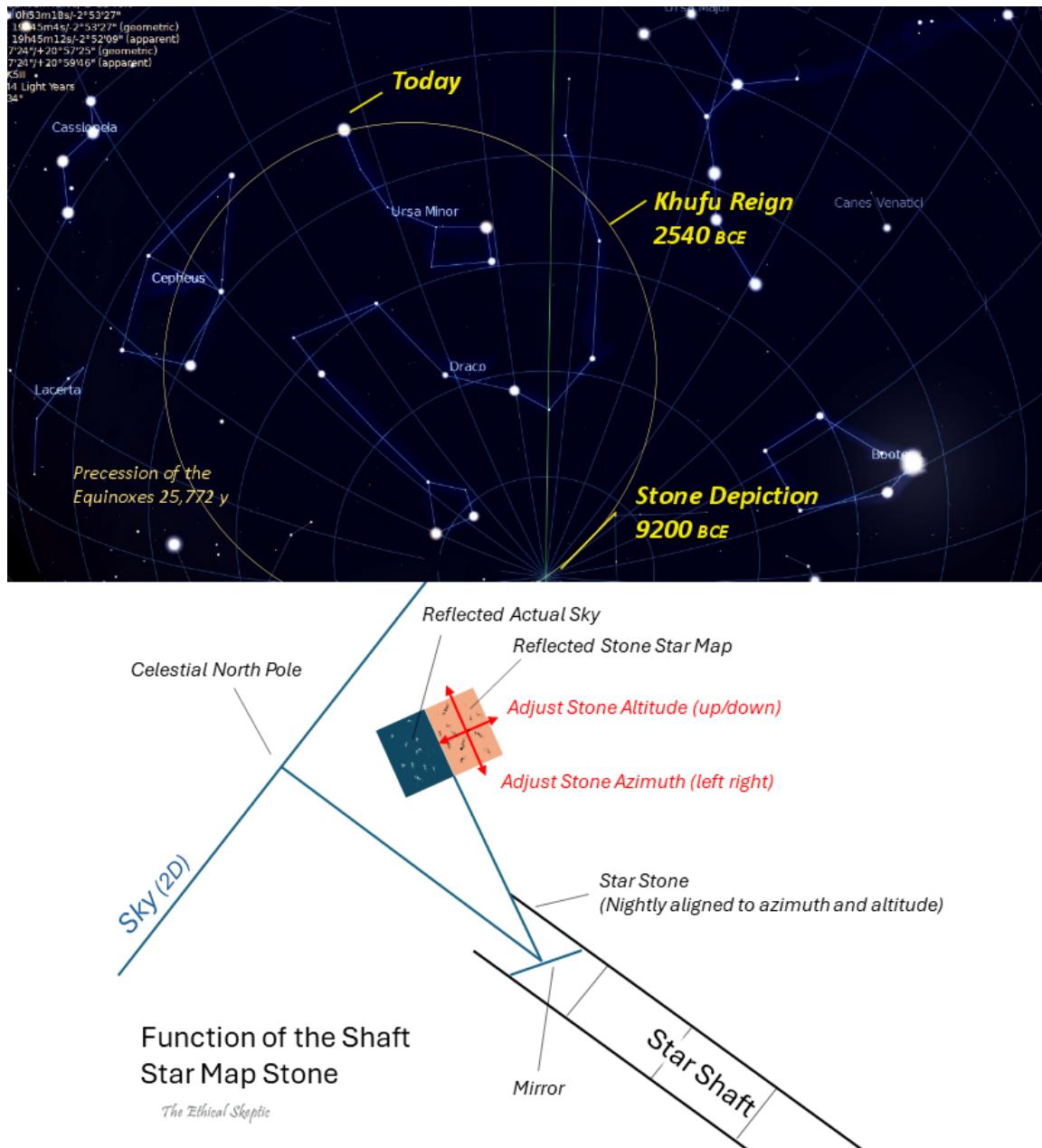
展品 M - 王后寝室星星通风道的尽头 – 一张星图刻在作为通风道天花板的最后一块石头上。根据岁差计算，这张图描绘了公元前9200至9600年的吉萨天际线。此外，刻画的是北方的天空，而通风道却指向南方。

石头本身的刻画以真北为中心，天体北极位于石头框架的正下方，仿佛这块特定的石头是用来选定某个时间和一组星星进行“拍摄”（航海术语，用于从给定星星获取定位线），以便在没有对齐指南的情况下，第二天的工作能够对准真北。展品 N 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功能性做法。我发现这是建造工头设计的一个相当聪明的装置。

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这幅北方天空图像所代表的时间框架。值得注意的是，这幅刻画以一个显著偏离的位置为中心——不仅偏离了目前的北极星（由于岁差预期会有偏移），还出乎意料地远离胡夫时代的天体北极（约公元前2540年），在天龙座尾部（如展品M底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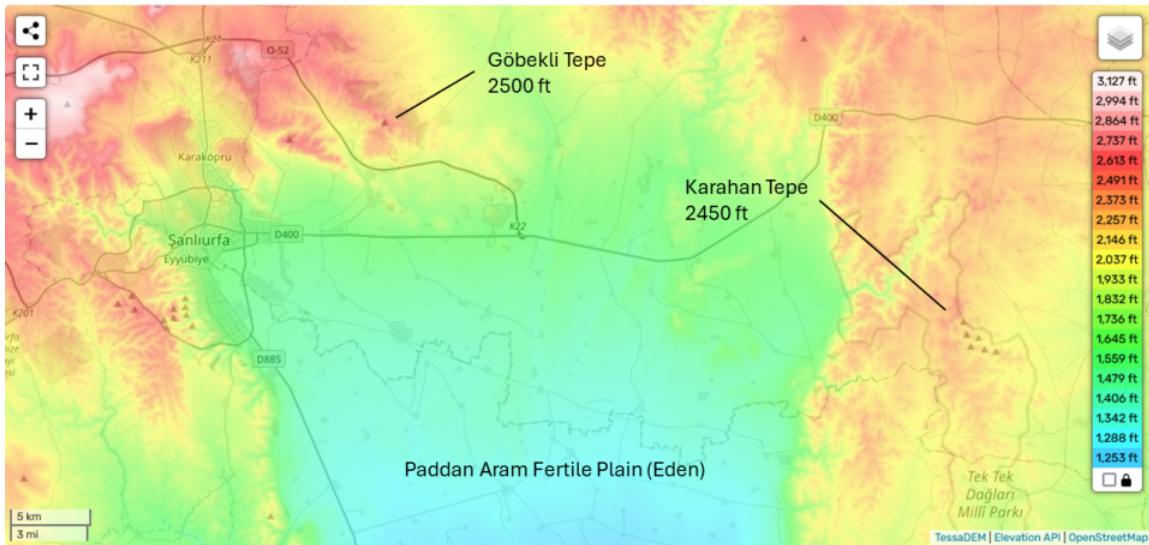
这幅图像暗示了星星通风道的建造时间约为公元前9200至9600年，通过比较展品M和N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公元前2540年，这幅刻画中的许多星星本应处于地平线下，因此在当时是不可见的。展品M展示的石刻与公元前9200年吉萨北方天空的《星夜》渲染图精确匹配，下面展示了

六分仪式对齐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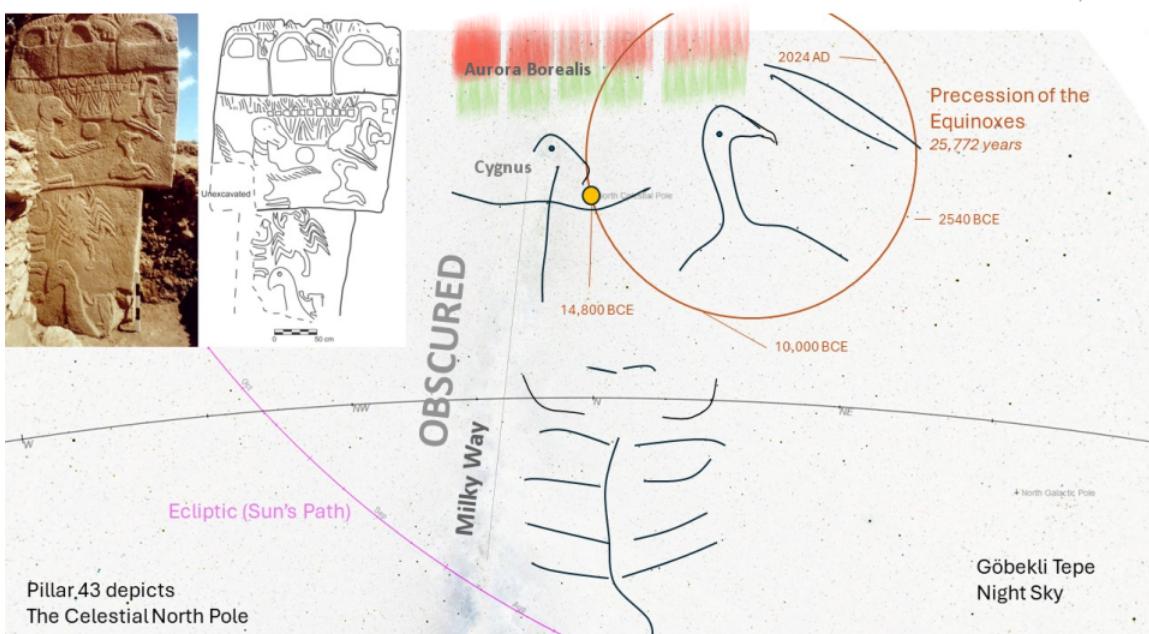
展品 N - 类似于六分仪的星象时间框架和工程 – 在实际操作中，工头会取出标有星图的通风道天花板石，将石头的底部中心与天空中的天体北极对齐，然后确保石头的中心精确匹配天体北极的方位角和高度。通过这种方式，来对齐第二天的工作（以及通风道）与真北。石头必须水平分割北天，以便能够同时测量天体北极的高度和方位角。如果工头使用一个安装在通风道内的8英寸镜子，这实际上就类似于一个六分仪。通过这种方法，并结合对岁差（天体北极在25,772年周期中的位置变化）的理解，通风道建造的日期范围变得非常清晰。

事实上，这四条通风道起初都是以奇怪的角度朝向天体北极，但随后在每种情况下都恢复了高度和方位角的纪律性，这表明这种对齐对于这些通风道的功能至关重要。它们不是通风道（尽管我们有时在此使用了这个名称）。密封石中的铜配件并不是为了将石头放入位置，因为金字塔中的每一块石头都必须放入位置，而它们并没有使用这种费力的穿石配件。此外，这些配件也没有放置在合适的重心位置以提供这样的功能。这些是铜缆，我们之前对它们的用途没有任何理论——一直到现在。



Stellar Dating of Pillar 43 'Vulture Stone' at Göbekli Tepe

The Ethical Skeptic



展品 N2 – 哥贝克力石柱43（秃鹰石）显示的建造日期为公元前14,800年。下方面板由Starry Night Pro 8软件为土耳其尚勒乌尔法地区的公元前14,800年生成。请注意，石柱的一部分被挖掘监督小组故意遮盖。我们将在后续文章中评论这种伪科学的不道德行为。[67]

这个通风道所建议的公元前9200至9600年日期范围，已有人猜测与刻在哥贝克力石柱43（即“秃鹰石”）上的日期相匹配。[68] 在展品N2的右边可以看到我将岁差大圆标记在石柱43的星象描绘上。应注意，石柱43上的圆圈描绘了天体北极及其在岁差大圆上的位置，日期约为公元前14,800年。石柱43的圆圈不可能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太阳，因为太阳沿着黄道运行（展品N2中的紫线），而且从未接近天鹅座。天体北极位于天鹅座右翼上方（展品N2中的黄色圆圈）相当于公元前14,800年。然而，我目前还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数据。

或许正是类似的发现，将堕天使力量与他们在以诺书中不可饶恕的罪行（基因杂交、奴役、性虐待、寿命改变、侵犯人权、无知、忽视、假扮神明以及存在性/精神性折磨）联系在一起，导致哥贝克力山丘的挖掘工作在其20年资助者世界经济论坛的要求下，被多乌斯集团叫停。[69][70]

大约在11,500年前——即公元前9,550年，波茨坦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通过蒂亚瓦纳科遗址中的铭文测定了这个时间——地球60英里厚的外壳在1/4至1/2天的时间内再次发生位移，距上次位移约7,000年。北极向南移动，非洲的苏丹盆地移到了北极。这就是《塔木德》中所描述的昴宿星

沉入地平线之时，圣地被移入一个‘极寒的区域’持续了好几代——实际上持续了5,000年，直到诺亚洪水大约6,500年前发生。赤道的枢纽点位于智利中部海岸外和中国中部，靠近长江，位于越南北部。

~陈·托马斯，《亚当与夏娃的故事》[71]

一个真正的极移事件显然在距今约11,000至9,000年前改变了极点的位置。

~犹他地质学[72]

正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这次海洋瞬时激增的海拔高度曾在短时间内达到了2200英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已知最古老的大型人类居住地——哥贝克力石阵和其同期遗址卡拉汉石阵，都是位于大约2500英尺高的山顶上（参见展品N2的顶部面板）。为什么这些古代人类（以及他们的动物），一再描绘出消瘦的形象，会选择这些高地作为他们的居所，而他们的食物来源却位于远低于这些高度的哈兰平原（巴旦亚兰）？

请注意展品N2，极光被雕刻在天体北极的描绘上方（秃鹰翅膀上的圆圈），表明石刻作者试图记录的灾难与一个远距离的地磁现象有关。

或许，哥贝克力石阵和卡拉汉石阵根本不是居所或寺庙（这是常用的驳斥手段）；相反，它们是为已知的灾难现象而计划的避难所。建造者试图通过石头和星象浮雕来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我们今天不愿让人知晓的重要信息。

当然，这种形式的证据确实是归纳性的，我也不认为建造者在反对齐的状态下，在水下建造了大金字塔的两个通风道。当我们试图将复杂的现实简化为简单的解释时，就会产生复杂的问题。与此相反，这个假设是第一个具有优雅严密性的假设。它是我最后考虑的想法——唯一一个我无法否定的，同时也解释了人类纪念碑历史中许多神秘之处的假设。

将所有这些观察简单地归结为没有实际意义的文化或宗教象征，与我们的现代“启蒙”状态无关——事实上，这些石刻与某些被禁止讨论的结构密切相关——这种做法只是延续了我们在本文开头批评的线性归纳或纳尔逊式无知陷阱的科学方法。关于卡夫拉和胡夫金字塔（以及所有古代纪念碑，实际上如此），科学已经陷入了这个陷阱，急需颠覆和范式转变。关于人类历史的这个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在这里，我们提出的是一个假设，而不是为新的教义提供“完美答案”。如果事先的完美答案是标准，那么现有的共识就不可能被认为是正确的。然而，由于这些观察的关键性和异质归纳性，任何未能解决本系列文章中所列问题的假设，都符合伪科学的定义。

尽管如此，撇开关于石刻星象描绘可能的日期范围的争论，一个事实仍然不容忽视：

今天，通过这一天体北极星图所对齐的通风道，指向了吉萨的南方天空。

史诗的结尾

我鼓励读者将以下材料与《圣经》中诺亚的记述进行对比。在诺亚的故事中，您可能会看到一个经过大幅改写的故事，以便目标人群能够理解，而不是去领悟事件的演变。

《圣经》中的洪水叙述将事件简化为熟悉的俗套：这是‘人类的错’（听起来熟悉吗？），‘下了雨’（下了一个熟悉的神秘天数），然后出现了这些神奇的‘泉源’，所有巨量的海洋水（超过现有所有海洋总量的三倍）在几个月内消失——噗！最后，一棵完全成熟的橄榄树在47天内神秘地重新出现[74]——而即使在最佳条件下，一个橄榄种子从发芽到长出第一片叶子也需要6个月的时间。[75] 给我力量吧... (ChatGPT-4o 发表相关评论)

这说明了“像五岁一样解释给我听”的问题：这种技术常常导致严重的错误。结果是，与更古老的记载（如下所示）相比，《圣经》版本不可靠，因为更古老的记载提供了更细腻且物理上

更合理的事件描述。由于有人想让故事‘易于理解’，人类错过了一个重要的地球物理学原理。这就是简化事物的结果——大家都变得愚蠢了。

有趣的是，在《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九、第十和第十一片泥板中，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展开了一场寻找其祖先乌特纳皮什提姆的探险。乌特纳皮什提姆在遵循一位神（埃阿/恩基）的指示建造了一艘大船之后，获得了众神赋予的不朽。他将亲友和驯养的动物装载上船，成功地在一次史诗般的洪水中幸存下来。吉尔伽美什本身有三分之二的神性，他渴望了解不朽的奥秘（我评论：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在这个世界上永生）。



展品O – 摩亨佐·达罗之王的印章。

于是，吉尔伽美什穿越了马什山，连续数日向东行进。《苏美尔文学电子文本集成》(ETCSL)中的《大洪水故事》片段E确认了乌特纳皮什提姆的居住地在“日出的迪尔蒙之地”。[76]随后，他的队伍划桨逆流而上，连续三天（数百英里，或者根据文本需要一个半月的正常旅程），最终达到了目的地。[77]这段旅程只能对应于印度河河口，逆流而上到达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摩亨佐·达罗（3天，每小时4海里 = 327英里，摩亨佐·达罗位于上游325英里处）。在那里，吉尔伽美什遇见了乌特纳皮什提姆，后者经营着河上贸易和渔业生意。

乌特纳皮什提姆向吉尔伽美什讲述了他的世界在短短一天内的突如其来的改变，而不是“40天40夜”的大雨——这场灾难并非由持续的风暴、天体撞击或太阳日冕物质喷发引发，而是海洋位移，与强劲的大气风相互作用，迅速超越山脉，形成了突如其来的巨大洪水。这种伴随强风的海水（与下雨不同）、陆地的破裂、海洋的突然侵袭（ETCSL片段E提到洪水将“席卷整个大地”）——这些都属于地球自转现象，而非其他原因。

乌特纳皮什提姆于是对吉尔伽美什说道：[78]

我将向你揭示一个隐藏的秘密，一个神祇的秘密，我会告诉你！

聪明的阿努之子埃阿，曾[因]誓言[受束]
[与阿努纳奇]在一起，所以他将他们的[知识]
[即将到来的洪水灾难]告诉了[我的]芦苇屋[墙]
‘芦苇屋，芦苇屋！墙，墙！[如果你与他交谈，]
[对苏鲁帕克之人，乌巴尔图图之子说：
“拆毁[你的]房屋，建造一艘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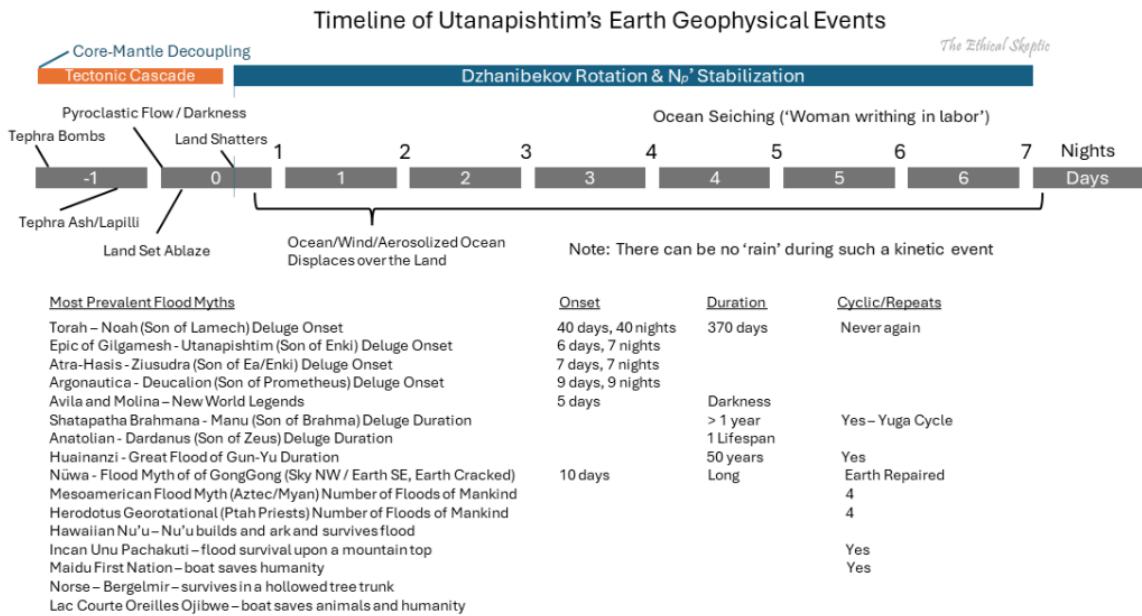
那个预定的时刻已经到来。
清晨，[沙马什]让一块块[火山弹]
面包般倾泻而下，傍晚则降下了
小麦雨[火山灰/火山碎屑流]。
我观察着天气的变化——天气
恐怖至极！我走进船里并
封住了入口。

黎明刚刚泛起微光
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片黑云。
[雷声]在云中隆隆作响，
[黑暗的风暴]与[闪电]在前方，
[巨大的火山碎屑流]席卷山脉和大地。

阿努纳奇们举起火炬，
用他们的火光点燃了大地。
[惊人的]风暴震动了天空，
把所有曾经明亮的地方都变成了黑暗。

[然后，所有的土地突然]像[陶罐]一样破碎了。
整整一天，南风呼啸……
风速加快，水淹没了山脉，
像[进攻的军队]一样压倒了人们。
没有人能看见他的同伴，
在洪流中无法辨认彼此。
众神因洪水而恐惧，
纷纷退缩，升上了阿努的天界。

六天六夜，
风和洪水肆虐，风暴摧平了大地。
第七天到来时，风暴依然狂暴，
洪水如战争般——彼此挣扎，像
一个痛苦（分娩中的）女人。
大海平静下来，变得宁静，旋风和洪水停止了。
我整天环顾四周——寂静降临了
所有人类都化作了泥土！
地形平坦如屋顶。



正如从各个关于洪水神话的比较笔记中可以看出，除了《妥拉》之外，三到四个最著名的洪水神话与上述时间线的细节相符。中国的鲧禹神话是其中两个明确或暗示人们与泛滥的洪水抗争了多久的神话之一（两代人，约一生的时间，或50年——这是我们对喀斯特侵蚀的上限估计）。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的假设有一定依据，那么这种洪水效应是一个重复循环的一部分（ECD O——振荡）。

此外，请注意，根据中国女娲的洪水神话，他们的土地向东南移动，而天空向西北移动。这正是中国在从状态1转向状态2的**Exhibit J3**中所展示的在调解的贾尼别科夫旋转中发生的情况。

来自亚述巴尼拔图书馆的《伊塔那传奇》。^[79]最大和最著名的楔形文字泥板收藏，包括《伊塔那传奇》，是在亚述首都尼尼微发现的。据说，伊塔那是基什的传奇国王，在《苏美尔王表》中提到过，他曾试图建造一座高塔或城市。然而，他遇到了困难，因为人们害怕从他们在洪水后寻求庇护的山上下来。据《王表》记载，伊塔那统治的时期是早期王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千年早期（约公元前2900–2800年或更早）。《苏美尔王表》将他列为洪水之后的国王之一，并且是“在洪水后世界中建立文明基础”的国王之一。

另一方面，吉尔伽美什被列为乌鲁克的国王，属于王表的后期部分，时间仍为早期王朝时期，但稍晚。学者们通常将吉尔伽美什的统治时期定在公元前27世纪到26世纪左右。

最后，关于《妥拉》/《圣经》叙事的相对可信度，作为一名经常航行于风浪中的老水手，我知道长而窄的龙骨船设计，也称为‘穿浪型/高舷侧’类型的海洋船只，特别是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是无法在描述的动力洪水中幸存下来的。《圣经》声称诺亚方舟为450 x 75 x 45英尺的这种类型的船只（纵横比为6:1——见右边**Exhibit P**的前两幅图），它不会承受住迎浪而来的海浪引起的称为‘船身弯曲’的力矩，其450英尺的分段龙骨将很快折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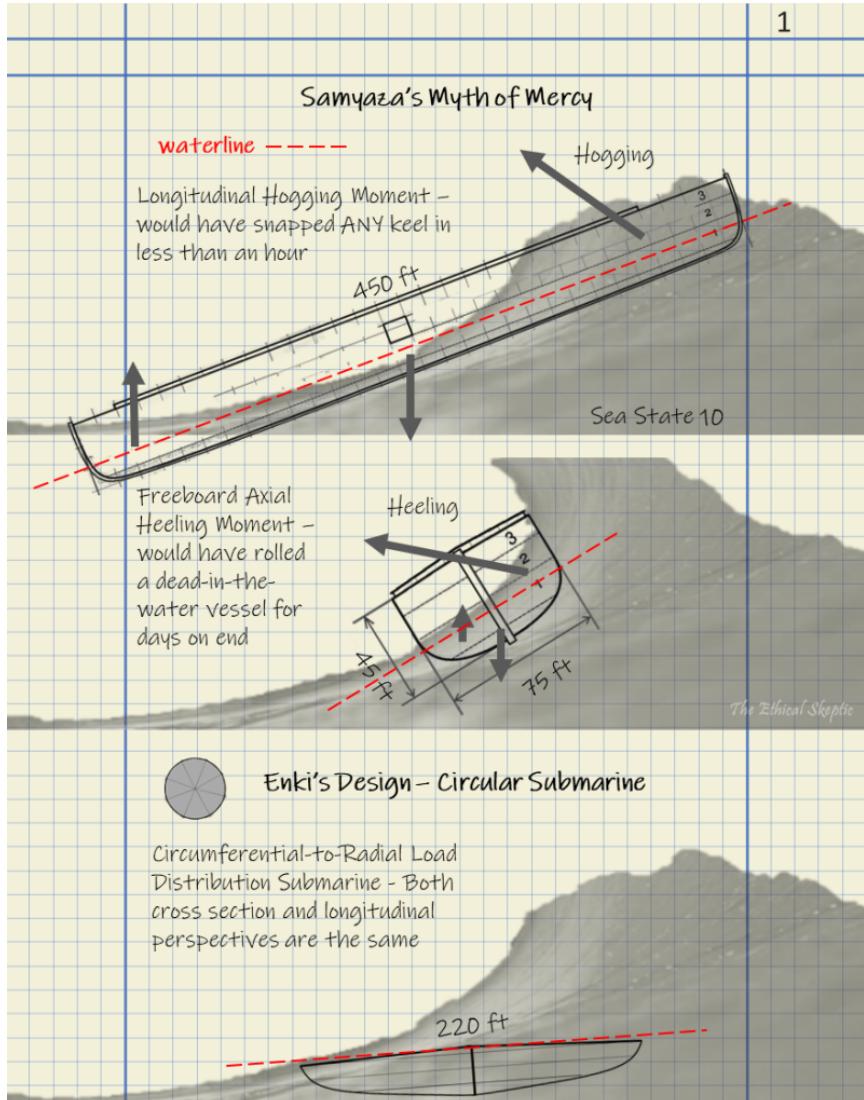


Exhibit P – 表面龙骨船与恩基的圆形潜艇的比较。

此外，当波浪撞击这种长而窄的船的侧面时，船只可能会连续数天完全翻滚。再加上显著的压舱物，混合着船体的弯曲、下沉和倾斜力矩，沿着450英尺的由木质段组成的龙骨发生扭转，突然之间，船内包括船只本身的任何人都无法幸免于难。[80]

根据在各种船只设计中的广泛经验，如果没有推进装置来使船只在水中前进并保持船头朝向海浪和风向，是不会设计出这种类型的船的。一艘长而薄、停滞在水面上的龙骨船在狂风巨浪中是致命的劣势。这一观察，和其他因素一样，暗示我《妥拉》/《圣经》的故事是后来的编造。这不是一个用来展示上帝的眷顾和仁慈的充满幻想、象征性、寓言性或鼓舞人心的故事。这是一个谎言——而所有其他更准确的叙述版本都被抹去或掩埋了。问题是，为什么？读者应该注意到，在有关人类历史和起源的讨论中，这种混淆事实的现象是一个一贯的模式。

唯一可能在这种剧烈的洪水中幸存的可行船型，可能是一个大部分淹没的圆形新月形船体“潜艇”。在这种设计中，弯曲载荷的动力首先会分布在圆周上，然后径向传向船的背风面，而弯曲力矩本身会减少很多，因为波浪会从船的顶部掠过，而不是从下方穿过，最大限度地减少所有的表面效应。此外，船不会呈现任何“长”侧，因此也不会发生翻滚。传说中的神恩基的方舟设计（见**Exhibit P**的第三幅图），正是他提交给阿特拉哈西斯的这种精确的船型，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它的设计并非神话。[81]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稍微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不舒服的灾变之路。当然，整个结构引出了一个关键的存在性问题：为什么任何负责任的实体会故意在一个频繁发生翻转的ECDO行星上安置或发展像人类这样的大型有感知的文明，明知这会带来巨大的痛苦？这强烈地支持了无神论的观点。

点。

然而，如果一个假设的实体确实做了这件事，而且如果这一行为被外界判断为错误，这个实体是否不想将这种恶意的证据摧毁，甚至将其归咎于随机性或受害者本身的邪恶？这样的卑鄙行为是否构成了以诺书中的“不可饶恕的罪”——一种对保护宇宙中生命气息的力量的亵渎？[82]无论是通过科学、修辞、宗教，焚烧、掩埋，缩短人类寿命，社会讽刺和诽谤，还是帝国征服，这都无所谓。这种绝望的意志可能只能被两百万块2.5吨的石头的重力所阻止。

也许大金字塔根本不是一座纪念碑；而是一个有目的的信息，一个预先存在的天文台的保险箱，一堆不可能的石头，既标示出其下存在的重要性，又确保这一知识产权不会再次被冲走，也不会被那些自认为是神的人的毁灭性记忆抹杀。但他们会尝试……哦，他们确实在尝试。

这正是将这些想法发布在私人博客文章中的优雅之处。我不必采用那些禁锢问题、想法和证据的形式和权威法令，沉迷于线性归纳的尼尔逊式无知陷阱中，同时身披讽刺的“探究神职”外袍。

也许最奇怪的最后一点是，摩亨佐·达罗的第一位国王的印章，正是我们认为吉尔伽美什在其中寻找乌特纳皮什提的城市，[83]尽管它位于印度河上游几百英里处，却描绘了一艘大型远洋船，还有一只乌鸦和一只鸽子。

epoch vanguards gnosis

伦理怀疑论者

引用

1. The Ethical Skeptic, “Syndicate Science – The Definition” ; The Ethical Skeptic, WordPress, 24 Apr 2024; Web, <https://theethicalskeptic.com/?p=84476>
2. Academic Studies Are Getting Marked 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ccessed 30 May 2024, <https://www.wsj.com/science/academic-studies-research-paper-mills-journals-publishing-f5a3d4bc>.
3. Fake scientific papers are alarmingly common,” Science, accessed May 29, 2024,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fake-scientific-papers-are-alarmingly-common>.
4. Burial chamber for anyone, hall of records library, river of mercury cap, power station, rocket launch pad, alien construction, giant construction, granary, water pump, natural formation, celestial energy generator, penny-on-a-fan effect, dimensional portal, irrigation, stellar gateway, time machine, great Egypt society monument, stellar communications station, king’ s/national treasure vault, chemical production factory, ceremonial chamber, Earth orbit, rotation, or land mass control system, solar/celestial observatory, ark, ark of the covenant hold, spacecraft navigational aide, home of gods, metallurgy/alchemy work station, home, celestial energy focal prism, rites and initiation chamber, etc. – please note, that when I use the names ‘Khufu’ and ‘Khafre’ , this is for pyramid identification only. The notion that these edifices were burial chambers built by those Pharaohs over 20 years in and around 2550 BCE is not a realistic possibility.
5. A few, but not all, of the predictions I have made and confirmed with this theory:
 - Sea Salt in human inaccessible areas (Queen’ s North Air Shaft)
 - Karst geomorphology on the Sphinx (Yes)
 - Limestone reccretions in the lower passages and chambers of the pyramid (Yes)
 - Ocean silt in the lower pyramid chamber (inaccessible areas only)
 - Morphology and size of the erosion band on the Khafre Pyramid
 - Artifacts from the pyramid which pre-date the Fourth Dynasty significantly (Cedar Plank Dixon Relic)
 - Regional flood geomorphologies in the Saudi and Sahara Deserts.
 - Correspondence in metrics between the geomorphologies in #7
 - Heat decay of Queen’ s Chamber niche and hoizontal passage
 - Transparency of limestone to geomagnetic monitoring frequencies.
 - Copper cables only in the Queen’ s Chamber air shafts.
 - Karst geomorphology on stones which are inaccessible (Queen’ s North Air Shaft midway up)

The full set of pyramid angles, dimensions, and designs.

6. The Ethical Skeptic, “The Climate Change Alternative We Ignore (to Our Peril)” ; The Ethical Skeptic, WordPress, 16 Feb 2020; Web, <https://theethicalskeptic.com/2020/02/16/the-climate-change-alternative-we-ignore-to-our-peril/>
7. “A true polar wandering (TPW) event evidently changed the location of the pole around 11k-9k BP.” ; UtahGeology website; extracted 12 Jul 2024; <https://utahgeology.com/bin/iceage/index.html>
8. Veritasium; The Bizarre Behavior of Rotating Bodies;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VPfZ_XzisU&t;=92s
9. Wikipedia: The Tennis racket theore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ennis_racket_theorem
10. Veritasium; The Bizarre Behavior of Rotating Bodies;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VPfZ_XzisU&t;=92s
11. Wenying Zhang, Wenbin Shen, New estimation of triaxial three-layered Earth’ s inertia tensor and solutions of Earth rotation normal modes, Geodesy and Geodynamics, Volume 11, Issue 5, 2020, Pages 307-315, ISSN 1674-9847, <https://doi.org/10.1016/j.geog.2020.03.005>.(<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674984720300240>)
12. Tsekhnistrenko, Maria & Sigloch, Karin & Hosseini, Kasra & Barruol, Guilhem. (2021). A tree of Indo-African mantle plumes imaged by seismic tomography. Nature Geoscience. 14. 1-8. 10.1038/s41561-021-00762-9.
13. Garnero, Edward J.; McNamara, Allen K.; Shim, Sang-Heon (2016). “Continent-sized anomalous zones with low seismic velocity at the base of Earth’ s mantle” . Nature Geoscience. 9 (7): 481-489.
14. Laura Baisas; Popular Science: “Two giant blobs lurk deep within the Earth, but why?; <https://www.popsci.com/science/earth-blob/>
15. Mcnamara, Allen. “A review of large low shear velocity provinces and ultra low velocity zones.” Tectonophysics (2019): n. pag.
16. Wenying Zhang, Wenbin Shen, New estimation of triaxial three-layered Earth’ s inertia tensor and solutions of Earth rotation normal modes, Geodesy and Geodynamics, Volume 11, Issue 5, 2020, Pages 307-315, ISSN 1674-9847, <https://doi.org/10.1016/j.geog.2020.03.005>.(<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674984720300240>)
17. NOAA Physical Sciences Laboratory (PSL); <https://psl.noaa.gov/>
18. The Ethical Skeptic, “The Climate Change Alternative We Ignore (to Our Peril)” ; The Ethical Skeptic, WordPress, 16 Feb 2020; Web, <https://theethicalskeptic.com/2020/02/16/the-climate-change-alternative-we-ignore-to-our-peril/>
19. a craton is an old and stable part of the continental lithosphere, which consists of Earth’ s two topmost layers, the crust and the uppermost mantle

20. Tsekhmistrenko, Maria & Sigloch, Karin & Hosseini, Kasra & Barruol, Guilhem. (2021). A tree of Indo-African mantle plumes imaged by seismic tomography. *Nature Geoscience*. 14. 1-8. 10.1038/s41561-021-00762-9.
21. Boyce, Alistair & Kounoudis, Rita & Bastow, I. & Cottaar, S. & Ebinger, C. J. & Ogden, C.. (2023). Mantle Wavespeed and Discontinuity Structure Below East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Cenozoic Hotspot Tecton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urkana Depression.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24. 10.1029/2022GC010775.
22. Cottaar; Lekic (2016). “Morphology of lower mantle structures” . *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207 (2): 1122–1136.
23. Tsekhmistrenko, Maria & Sigloch, Karin & Hosseini, Kasra & Barruol, Guilhem. (2021). A tree of Indo-African mantle plumes imaged by seismic tomography. *Nature Geoscience*. 14. 1-8. 10.1038/s41561-021-00762-9.
24. ChatGPT-4: If the Earth’s core and geomagnetic poles remain stationary while the outer mantle rotational component undergoes a Dzhanibekov rotation, the resulting observations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magnetic pole shift inside scientific studies covering such a timeframe. Without a clear understanding and ability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core dynamics and mantle movements, such an event could easily be misinterpreted as a conventional geomagnetic pole shift. This misinterpretation could lead to incorrect assumptions about the processes occurring within the Earth’s interior.
25. Please note that one could argue 103° as well, given that the north and south faces of Khufu are each 51.5° on average. We would not quibble with this approach. In this approach the “ $52+52=104$ ” annotation would be changed to “ $51.5+ 51.5 = 103$ ” .
26. Wikipedia: Geographical centre of Eart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ographical_centre_of_Earth
27. <https://x.com/Rainmaker1973/status/1817579048991682575>
28. Kirschvink, Joseph & Ripperdan, Robert & Evans, David. (1997). Evidence for a Large-Scale Reorganization of Early Cambrian Continental Masses by Inertial Interchange True Polar Wander. *Science*. 277. 541-545. 10.1126/science.277.5325.541.
29. 1. Mechanism Locking True North for 4,550 Years: The Earth’s rotational axis (true north) has maintained a stable alignment with the Khufu Pyramid for the past 4,550 years. Some geophysical mechanism has kept the rotational axis precisely locked that entire time, preventing significant shifts in the Earth’s orientation. We are missing that key mechanism as a premise to this argument. If one is to ask the former question, one must also ask this inverse question as well. It suggests an appeal to ignorance at play, and need for genuine skepticism both ways.
2. Variance of Nutation within Precession: We do not have precise measurements of the celestial pole’s nutation variance within the 25,772-year precession cycle. This lack of detailed understanding means we cannot definitively conclude whether the Great Pyramid’s precision alignment to true north is purely coincidental within this variance or if another factor ensures this alignment. Again, we risk appeal to ignorance here.
3. Disagreement between Khufu and Khafre Alignments: The alignments of the Khufu and Khafre pyramids to true north do not perfectly match each other, both

within each structure (intra-structure) and between the two structures (inter-structure). How do we address this discrepancy tolerance? What physical feature do we select as our single reference for this contention?

4. Other Aligned Monuments: What about the myriad other aligned monuments that indicate significant historical true polar wander and/or disagreement as to true north? Do we simply discard the whole body of observational evidence to emphasize only one observation?

5. Inconsistent Alignment within Pyramids: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each pyramid show slight deviations from the true north alignment. This suggests that while the builders aimed for alignment, natural construction variances may have led to accidentals and/or misalignments. In other words, did we cherry pick what we chose as our alignment reference as a touch of cultural grandstanding?

30. Furthermore, the measurement error tolerance for any given time interval spanned nearly to the Leschamps excursion limit (6% of DM2017 = 80 ZAm2) to begin with.(Panovska S., Korte M., & Constable C. G. (2019). One hundred thousand years of geomagnetic field evolution. *Reviews of Geophysics*, 57, 1289–1337. <https://doi.org/10.1029/2019RG000656>) The Panovska study cited above even summed together the age-uncertainty blending of study averages, which themselves data smoothed over large timescales extrapolated from small geographic sampling regions, and only when such measures were in agreement (Panovska, Section 2.3).

In other words, these studies do not feature a temporal resolution which would alert to this type of event. It would simply appear as noise inside a mundane geomagnetic excursion, if at all.

The study chart plot-lines look pretty and authoritative—with lots of intimidating notation (“(V)(A)DM [ZAm2]”) and precision-implying summation functions (“ $V(r, \theta, \phi, t) = \sum \sum \sum (a/r)$ ”) serving as academic window dressing and proxy for a conceptually straightforward yet imprecise measure (volcanic material ‘thermoremanent magnetization’ with 70% of the sampling derived from Europe and Turkey). Such confidence/blending results contrast starkly with the currently observed speed of dipole moment weakening, one which is 10 times faster than any measure found inside these paleogeomagnetic studies—including the Leschamps event.(Fiona MacDonald; Science Alert: New Study Shows How Rapidly Earth’s Magnetic Field Is Changing; 11 May 2016; <https://www.sciencealert.com/new-study-shows-that-earth-s-magnetic-field-is-weakening-more-rapidly-than-we-thought>)

This is Gaussian blindness, and as such it is not very informative. It is akin to estimating the ten-minute-interval speed of a car during a 10-day trip, with a standard deviation-based confidence band ranging from 10 to 110 miles per hour and a discrimination interval of half a day, from sampling only conducted while the car was on two-lane roads, and only by means of an agreement between tire and wind noise (no speedometer). Based on this type of analytical approach, the car would never exceed the speed limit and never stop even once for gas, fuel, or restroom.

In systems engineering, when transient signal dynamics exceed weak-observation histories by a factor of 10, the confidence in such historical observations is significantly reduced.(Chiang, L.H. et al.; “Fault Detection and Diagnosis in Industrial Systems”; 2001; ISBN: 1-85233-327-8.) (Chen, Chi-Tsong. Linear System Theory and Design. 3r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yre-driven models (Finlay, Aubert, 2016) of our current decline in the Earth's geomagnetic moment, place the attainment of a Leschamps-level of decay, as occurring in less than 1000 years (1900 years to "zero"), a timeframe far below the resolution of current paleogeomagnetic models.(Finlay, C., Aubert, J. & Gillet, N. Gyre-driven decay of the Earth's magnetic dipole. Nat Commun 7, 10422 (2016). <https://doi.org/10.1038/ncomms10422> As one may observe in the study graphic linked earlier (Panovska, 2019), we are already 1500 years into such a dipole weakening. The sint-2000 model itself indicating a particularly precipitous drop during this timeframe.

31. Nell Greenfieldboyce; NPR Science: Ancient Trees Show When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Last Flipped Out; 18 Feb 2021; <https://www.npr.org/2021/02/18/969063568/ancient-trees-show-when-the-earths-magnetic-field-last-flipped-out>

32. Carlo Laj, Catherine Kissel, Andrew Roberts. Geomagnetic field behavior during the Iceland Basin and Laschamp geomagnetic excursions: A simple transitional field geometry?. Geochemistry, Geo-physics, Geosystems, 2006, 7 (3), pp.n/a-n/a. 10.1029/2005GC001122. hal-03118231

33. Lund, Steve & Schwartz, Martha & Keigwin, Lloyd & Johnson, Thomas C.. (2005). Deep-sea sediment records of the Laschamp geomagnetic field excursion (\approx 41,000 calendar years before present). J. Geophys. Res.. 110. 10.1029/2003JB002943.

34. rotating gif graphics courtesy again of Craig Stone at nobulart.com

35. Desert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on the Köppen climate classification system – however, in this definition featuring oceanic displacement striations

36. Wikipedia: Euler's rotation theore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ler%27s_rotation_theorem

37. McElhinny, M.W.; Paleomagnetism: Continents and Oceans; 2000;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ISBN: 12-483355-1

38. Aubert, Maxime & Lebe, Rustan & Oktaviana, Adhi & Tang, Muhammad & Burhan, Basran & Hamrullah, & Jusdi, Andi & Abdullah, & Hakim, Budianto & Zhao, Jian-xin & Geria, I. & Sulistyarto, Priyatno & Sardi, Ratno & Brumm, Adam. (2019). Earliest hunting scene in prehistoric art. Nature. 576. 1-4. 10.1038/s41586-019-1806-y.

39. 女媧補天, Wikibooks: Chinese Stories/Nüwa;
https://en.wikibooks.org/wiki/Chinese_Stories/N%C0%C3%BCwa

40. Nikk Ogasa; Science News: "Earth's inner core may be reversing its rotation;" 23 Jan 2023; <https://www.sciencenews.org/article/earth-inner-core-reverse-rotation>

41. Ancient Code: "The Great Pyramid of Giza is located at the exact center of Earth's landmass"; 29 Apr 2024; <https://www.ancient-code.com/the-great-pyramid-of-giza-is-located-at-the-exact-center-of-earths-landmass/>

42. Project Gutenberg; Herodotus: An Account of Egypt: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131/2131-h/2131-h.htm>,

43. Plato. (c. 360 B.C.E.). The Statesman (Politikos). In Jowett, B. (Trans.), The Dialogues of Plato. Retrieved from Perseus Digital Library.

44. Velikovsky, I. (1950). Worlds in Collision. Retrieved from Spirasolaris: Selections from Immanuel Velikovsky' s Worlds in Collision (1950)
<https://www.spirasolaris.ca/wic.pdf>
45. YouTube: “The Why Files: Mysteries Beneath the Ice: The Secrets of Antarctica” ; March 20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Qz7innxnms>
46. YouTube: Great Pyramid: Lost Technology of the Grand Gallery REVEAL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lpjDtEw_U&t=1261s
47. Dunn, Christopher. The Giza Power Plant: Technologies of Ancient Egypt. Bear & Company, 1998.
48. Andrew Lawler; Smithsonian Magazine: “The Fall of Zahi Hawass; 17 Jul 2011;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the-fall-of-zahi-hawass-32319337/>
49. In 2014, the former Egyptian Minister of Antiquities, archaeologist Zahi Hawass was charged with stealing Egyptian antiquities. In the list of items [allegedly] stolen by [Hawass], the most unusual artifact was the ancient copper wires from the Pyramid of Cheops;” YouTube: “New Discovery Inside the Great Pyramid! What Did Scientists Find?” ; 20 Apr 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2jqqvHL2w>
50. In 2014, the former Egyptian Minister of Antiquities, archaeologist Zahi Hawass was charged with stealing Egyptian antiquities. In the list of items [allegedly] stolen by [Hawass], the most unusual artifact was the ancient copper wires from the Pyramid of Cheops;” YouTube: “New Discovery Inside the Great Pyramid! What Did Scientists Find?” ; 20 Apr 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r2jqqvHL2w>
51. YouTube: “Discovering the Closed Door Inside the Great Pyramid: The Upuaut Project” ; (Full Documentary)<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T16PVkhwrg&t=2997s>
52. Ancient Architects, YouTube: EXCLUSIVE: First Look Inside the Great Pyramid Queen’ s Chamber (2022); pulled 9 Jun 20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i0405ulvIY>
53. 3ROAM – Antenna Length to Frequency Calculator;
https://3roam.com/antenna-length-to-frequency-calculator/#google_vignette.
54. ChatGPT-4o agrees with our engineer:
1. Active Antenna Characteristics (Medium Frequency/High Frequency Antenna)

An active antenna with a standing wave ratio (SWR) of 1.27 indicates a relatively low amount of power reflected back towards the source, which is efficient for signal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The design frequency of 1.932 MHz and its resonances at various frequencies suggest a broad range of operability. This range of resonances could imply a sophisticated design, possibly to maximize sensitivity across multiple frequency bands. Such a feature might have been employed for detecting a wide range of signals or for enhancing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2. Close Proximity of Cables

The close proximity of the two cables could indeed afford high amperage and low voltage, particularly in an active antenna configuration. In such a setup, the antenna might use an active component, like a transistor or amplifier, to boost signal strength. This increased sensitivity would be crucial for detecting weak signals or for long-range communication. The high amperage could enhance the antenna's ability to pick up faint signals, making it more effective in its role.

3. Polarized or Differential Detection

The potential for using the two cables in a polarized or differential detection role is worth exploring. Polarization could help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ifferent signal sources or reducing interference from unwanted directions. Differential detection could enhance signal clarity by comparing the signals received by the two cables, effectively canceling out noise and improving signal-to-noise ratio. This might not have been commented upon, but it could provide additional functionality to the antenna system.

55. Wang, C., G. Hajj, X. Pi, I. G. Rosen, and B. Wilson (2004),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Assimilative Ionospheric Model, *Radio Sci.*, 39, RS1S06, doi:10.1029/2002RS002854.

56. Leeder, M. R. (1999). *Sedimentology and Sedimentary Basins: From Turbulence to Tectonics*. Blackwell Science.

57. Pamela Pearson; “Why Burn Limestone?” ; 20 Mar 2017; <https://oldknows.com/2017-03-20-a-flow-chart-showing-the-uses-and-processes-of-limestone.html>

58. ChatGPT-4o comments: To detect P-waves effectively in a static chamber infiltrated with sensors, the fluid used should have properties that allow efficient transmission of seismic waves while being compatible with the sensors and the chamber environment. One of the best fluids for this purpose is water. Here are the reasons why:

Acoustic Impedance Matching: Water has an acoustic impedance that is well-matched to many materials used in seismic sensors, ensuring efficient transmission of P-waves from the fluid to the sensors.

High Transmission Speed: P-waves travel through water at a speed of approximately 1500 meters per second, which is relatively high compared to other fluids, allowing for clear and fast detection of seismic signals.

Low Attenuation: Water has low attenuation for seismic waves, meaning the waves can travel longer distances without significant loss of energy, leading to clearer signals.

Availability and Safety: Water is readily available, non-toxic, and safe to handle, making it a practical choice for use in a controlled experimental setup.

Temperature Stability: Water maintains its properties over a range of temperatures,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consistent and reliable seismic measurements.

While other fluids like mineral oil or glycerin could also be used, they often have higher attenuation or are less practical to handle. Thus, water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best fluid for detecting P-waves in such a setup.

59. Ancient Origins: The Great Pyramid Experiment: Exploring Infrasound Technology Use By The Ancients <https://www.ancient-origins.net/artifacts-other-artifacts/great-pyramid-0012179>

60. YouTube: “When was the Subterranean Chamber built? | Great Pyramid of Giza | Lines in Sand”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ozjuoILu0>

61. The frequency range for infrasound, which can be generated by natural sources such as earthquakes, volcanic activity, and other geological phenomena, typically lies between 0.1 Hz and 10 Hz. This is the range where infrasound waves are most effective at traveling long distances through the Earth’s solid materials, such as those originating from the core and propagating to the surface.

Earthquake P-waves are employed as the sound generation mechanism for the velocity based mapping of the core and LLVP structures themselves. Body waves, specifically Primary waves (P-waves), that travel through the Earth as a result of an earthquake typically have a frequency range between 0.1 Hz and 10 Hz. However, most of the energy from these waves is concentrated in the lower part of this range, typically from 1 Hz to 5 Hz. Inner Earth activity is attenuated more quickly because it falls in the higher frequencies, 5 Hz to 10 Hz.

P-waves are capable of traveling through the Earth’s interior and are the fastest seismic waves, thus they are the first to be detected by seismometers after an earthquake occurs. This makes the 5 to 10 Hz range quite reasonable for detecting infrasound signals emanating from deep within the Earth, including potential core noise (sources: Wikipedia on Infrasound, White, B. C., Elbing, B. R., and Faruque, I. A.: Infrasound measurement system for real-time in situ tornado measurements, Atmos. Meas. Tech., 15, 2923–2938, <https://doi.org/10.5194/amt-15-2923-2022>, 2022.).

This frequency range corresponds to wavelengths that are tens of meters long, making them suitable for penetrating deep into the Earth’s structure and reaching the surface where they can be monitored. These properties of infrasound align well with the idea of using such frequencies to detect and study geophysical phenomena originating from the Earth’s core and other deep layers.

62. Wikipedia: Seismic wave/Bod wave/P-wav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ismic_wave

63. LibreTexts: Geosciences: 6.6: Seismic Waves; [https://geo.libretexts.org/Courses/Lumen_Learning/Book%3A_Physical_Geography_\(Lumen\)/06%3A_Tectonic_Forces/6.06%3A_Seismic_Waves](https://geo.libretexts.org/Courses/Lumen_Learning/Book%3A_Physical_Geography_(Lumen)/06%3A_Tectonic_Forces/6.06%3A_Seismic_Waves)

64. The Khufu Pyramid: The Shaft or Well: Important notes: ;
<https://khufupyramid.dk/important-information/important-notes>

65. Academy of Ancient Texts: “The Epic of Gilgamesh, Tablet XI” ;
<http://www.ancienttexts.org/library/mesopotamian/gilgamesh/tab11.htm>

66. Wikipedia: Upuaut Proje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puaut_Project

67. The Ethical Skeptic, “The 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Narrative Returns” ; The Ethical Skeptic, WordPress, 13 Jun 2024; Web,
<https://theethicalskeptic.com/?p=89300>

68. The Why Files (Nov 2023). Göbekli Tepe and the Prophecy of Pillar 43 [Video].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4xzFWW-FAA&t=646s>
69. YouTube: You Won’t Believe This Disturbing Gobekli Tepe Update; 10 Jun 20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PNgGnUrCKM>
70. “the ICOMOS panel considers that there is an imbalance betwee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requirements and prospects as indicated in the nomination dossier, and the proposed management plan. The ICOMOS Panel would appreciate if the State Party could provide reassurances regarding the continuing medium-and long-term funding of fundamental, independent, scientifically motivated and managed research programmes.” ICOMOS Evaluation Unit letter to UNESCO, 22 Dec 2017; <https://whc.unesco.org/document/165629>
71. Chan Thomas, The Adam and Eve Story. Bengal Tiger Press; 1963; p. 45; https://nobulart.com/media/The_Adam_And_Eve_Story-Chan_Thomas.pdf
72. “A true polar wandering (TPW) event evidently changed the location of the pole around 11k-9k BP.” ; UtahGeology website; extracted 12 Jul 2024; <https://utahgeology.com/bin/iceage/index.html>
73. YouTube: Mysterious 11,000-Year-Old Statues: Were the People of Göbekli Tepe Starving to Deat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Gg3VPdVLA>
74. Genesis 8:4-11: 40 days after the first mountain peaks reappeared Noah releases a dove which returns with nothing, then 7 days later he releases it again and it returns with an olive leaf in its beak.
75. Gardening Know How. Propagating Olive Trees: How To Grow An Olive Tree From A Pit. Available at: <https://www.gardeningknowhow.com/edible/fruits/olive/propagating-olive-pits.htm>. Accessed May 15, 2024.
76. “[The Gods An and Enlil gave Zi-ud-sura and his wife eternal life and] settled Zi-ud-sura the king in an overseas country, in the land Dilmun, where the sun rises.” ; ETCSDL: The Sumerian Great Flood Story: Segment E; <https://www.mesopotamiangods.com/the-sumerian-great-flood-the-flood-story-translation/>
77. Academy of Ancient Texts: “The Epic of Gilgamesh, Tablets IX, X, XI” ; <http://www.ancienttexts.org/library/mesopotamian/gilgamesh/tab10.htm>
78. Academy of Ancient Texts: “The Epic of Gilgamesh, Tablets IX, X, XI” ; <http://www.ancienttexts.org/library/mesopotamian/gilgamesh/tab11.htm>
79. Wikipedia: Library of Ashurbanipa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brary_of_Ashurbanipal
80.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long vessels in rough seas, including hogging and sagging stresses, are well-documented in naval architecture. These phenomena are extensively covered in sources such as the Society of Naval Architects and Marine Engineers’ Principles of Naval Architecture. Additionally, the propensity for long, narrow vessels to roll in beam seas is a recognized issue in ship design and stability. ~ Society of Naval Architects and Marine Engineers. Principles of Naval Architecture. Various editions. This comprehensive reference cover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hip design, including the structural stresses of hogging and sagging, and the stability challenges faced by vessels in various sea conditions.

81. Dr. Irving Finkle; “The Ark Before Noah: A Great Adventure” ; extracted 3 Jun 20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_fkpZSnz2I
82. The Complete Book of Enoch: Chapter 5 – Book of the Words of Righteousness, Verse 5: “Your petition [to the high council for forgiveness] will not be granted unto you. And from henceforth you shall not ascend [back] into heaven unto all eternity, and in bonds of the earth the decree has gone forth to bind you for all the days of the world.” ; <https://ia801001.us.archive.org/19/items/TheCompleteBookOfEnochStandardEnglishVersionJayWinter/The%20Complete%20Book%20of%20Enoch%2C%20Standard%20English%20Version%20-%20Jay%20Winter.pdf>
83. Two seals discovered in the (c. 2500-1750 BC) from the DK area of Mohenjo Daro and one graffiti have representations of sea-going ships. There are two birds, forward and aft which seem to be dishakak used for finding direction. “It was common to carry such birds aboard, because their infallible flight towards the land when released helped the mariners in locat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land.” The biblical Noah kept a raven and a dove in his ark and let them out at intervals to find out dry land. ~Mathew, K. S. (2018). Shipbuilding, Navigation and the Portuguese in Pre-modern India. Routledge. p. 32. ISBN 978-1-351-58833-1.